

皇
明
從
信
錄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三

秀水沈國元訂

穆宗莊皇帝

丁卯

隆慶元年

正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
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孝潔曰恭懿慈廉安莊相天
翊聖肅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誠祇天衛聖肅皇后○
冊陳氏爲皇后李氏爲貴妃○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
諸臣如樊深丘樞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
用周怡沈東顧存仁趙軌張選袁世榮何惟栢趙錦張登

高黃正色方新張楨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周冕
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毋德純等宜遵詔錄用又言諸
臣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二戮死者應復職贈蔭若楊
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蔭若
楊勛王思薛宇鎧何光祿張紹張原浦鉞曾翀葉經周天
佐伍瑜臧應奎十三人繫獄戍邊斥死歸下者應復職贈
官若唐胄李瓌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
翀張侃劉濟劉琦馬錄程啓元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
茂余翔方一枝劉魁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方王與齡章
鎰三十八人至尚書熊浹諫止箕仙御史楊爵彈擊權倖

雖非止罷黜然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俱從之○大學士陳以勤上謹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

上嘉納之○詔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刑部侍郎鄒懋

卿戍邊○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命○議

盡殿修建齋醮宮殿禮部惜其費請止去扁額從之○史

科給事胡應嘉疏太祖之制躬臨聽納列聖相仍弗替

英宗以冲年未能面決輔臣楊榮權創早朝奏事例定

期擬答進御臨朝據以傳旨遂沿爲故事惟孝宗接見

延訪治道斯隆今章奏僅憑札牘上下竟爾駁違左右極

博直弊滋興不可不防其漸也。奏人。上大怒。編氓等請
禱於○上。孝慈皇后尊諡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冊。
聖。皇太后弟杜繼宗爲慶都伯。祿一千石。○初七日傳
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科臣魏時亮言。皇上初政甫及一
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諛者。以先帝爲詞乎。先帝初年
日御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無倦。晚歲雖云不朝。而明于
親輔臣。剛于制近習。斷于去奸邪。故羣小畏法。庶政不紊。
奈何以初政而遽怠乎。奏留中。○禮部尚書高儀請冊立
皇太子。上諭皇子尚幼。先賜名而後冊立。○初胡應嘉
在。先朝論學士高拱曲庇鄒里拱。頗銜之。及吏部考察。

胡應嘉劾尚書楊博以私憤謫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亦上疏劾博考察不公狀大學士徐階郭朴與拱謂應嘉黨護同官挾私妄奏擬旨黜之于是給事中歐陽一敬因論救應嘉語侵拱謂應嘉前疏臣實與謀臣才識又不及應嘉遠甚若黜應嘉不若黜臣章下所司是日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俱交章論救乃改擬應嘉調用○追贈王守仁爲新建伯謚文成周尚文爲太傅謚武襄蔣冕爲少師謚文定喬宇爲少傅謚莊簡江俊爲少保謚文莊呂柟爲禮部尚書謚文簡石瑄爲少保昔謚文隱今改文介○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贈謚節

命

二月詔贈刑部尚書鄭曉爲太子少保。謚端簡。○革大工。冒濫諸臣。時徐杲等以匠役冒贖八座。而內府工役以工完爲太僕苑馬者二人。布政司叅議。郎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上心惡之。至是又以內官監李芳言之。乃下吏部議革。一時冗員少汰。

三月內官李芳言上林苑監內官各有定秩。請革妄增。祇候皂隸從之。著爲令。○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廟典。二議朝講。三議親輔。四議燕居。謂先帝尊稱獻皇。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蓋獻帝雖

貴爲天子父，實未嘗南而臨天下，雖爲武宗叔，然嘗北面
事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宗之右，或獻皇于心，亦有
未安。先帝進獻皇于太廟，而世室之祀並舉之。聖慮
淵微以待，今日臣以爲獻皇祔太廟于載後，不免遷遷若
祀專世廟，則萬世不祧矣。乞勅廷臣議以光。先帝至孝，
未謂人主深居禁掖，隔遠外廷，左右窺伺百出，或以晏飲
聲樂，或以遊戲騎射，近則損疲精神，久則妨亂政事，非亮
陰所宜，乞省減嗜慾，一切禁止。

榜治以同第士朱德懋性鯁直每師事之懋于京邸謂
曰君位列諫垣獻皇以臣子稽君今上以亮登進
後廟祀君身附係鉅矣未可以言與
治繁然良久卿令代草疏上竟不報

齊肅皇帝于永陵

四月重錄永樂大典書成加徐階等官階有差○修世宗皇帝實錄以張居正陳以勤高拱克總裁官

五月御史齊康論徐階專權蠹國併劾李春芳聲勢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科道陳瓚歐陽一敬凌儒等交章劾康爲高拱門生聽其指授宜置之法寺丞海瑞復言徐階憂勤國事休休有容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詔降康二級補外○尚書高儀等疏言我朝列聖接見輔臣燕對同遊造膝陳悃皇上御門條奏漸復舊規而朝著尊嚴情禮不洽乞時召大臣各奏章疏便殿而議納之

六月賜楊廷和謚文忠王廷相謚肅敏梁材謚端肅曾銑謚忠愍楊守謙謚恪愍商大節謚端愍孫繼魯謚清愍林俊謚貞肅吳廷舉謚清惠

七月賜楊繼盛謚忠愍子應尾爲國子生○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上書訟父忤寃詔復忤原職○裁革內府各監局官匠六百六十二員○太常少卿周怡疏定君志以修德業語多刺時上怒落級外補○傳諭聖駕十二日幸藩邸高儀以進幸無名恐開逸游之端疏請停止科臣何起鳴王好各疏諫不從

八月給事中吳時來言兩廣總督譚綸總兵俞大猷威風

檢別原字
號爲太原
包覽多字

光宣使專練邊兵以省諸鎮徵調兵部覆言大猷才宜于
南嘗試于北不效且老矣乃召才還京○上幸太學賜贖
臣宴鈔錠有差○耿定向請南畿鄉試太學生去四字號
太學諸生因中式不及額遮典試王希烈孫鋌道毀之祭
酒呂調陽及兩守備臺省各奏論諸生互有異同喧譟難
辨詔刑部尚書孫植鞠之植謂祭酒專職即所奏姓名令
同者坐戍後復編號如初上欲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徐
階言天壽山後即黃花鎮外卽虜地邊報東虜土蠻等欲
犯喜峯口西虜把都兒欲犯古北口奈何輕試于危上
乃止○遣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祭先師孔子

九月上問戶部曰京帑貯金幾何以贍軍國足備幾年部
覆言京帑所存僅足三月計今歲尚虧九月有餘造軍百
萬悉無所需上大駭曰軍儲缺乏至此乎朕一切正供
之外未嘗妄費卿其悉心經理毋忽○罷提督團營內使
徐階等疏團營起于景泰至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戎務大
壞乃革營法撤內臣事權歸一數年來漸有成效請勿遣
內臣輕發先帝之法從之

十月虜寇薊州殺叅將吳昂○黃台言寇備頭關上怒
命逮緊鎮巡劉燾王之誥副叅田世威等訊治命閣部與
文武臣寮商禦虜策以聞給事中馮成能從新河來相度

南北地勢條陳上中下流三患請爲未然之防令諸臣熟計以聞○本兵楊博上邊議

畧曰：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省駭動今按各邊地勢既殊戰守互異薊州昌平保定三鎮有塔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即爲上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鎮無塔可守雖保不入但擊紫清野使虜無所獲卽爲中策薊昌平合聽督臣修備邊垣分兵戍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邊至道入達嶺皆賊徑所由宜統重兵據南面以衛陵寢門寧武偏頭均山西門戶雁寧外倚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當邊衝遼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自置議撤兵邊止令各中相機戍守保鎮紫雲倒馬營泉領馬天冷嚴以宣大必值虜南窺洪苗然後乘邊守守人同外與虜鄰先年總兵梁震濤同虜入寇故令勁兵結集邊界之今用此可以禦虜邊東一鎮濟游和夷中通一線之路兵於威帥本鎮地險收趁推聖差豐積足以構備矣

召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逮原任宣大總督楊順于獄

旌旗

同一死乎
勞績有餘

嘉靖中錦衣經歷沈鍊上疏請誅嚴嵩請保安州為民
苦父丁深憐之會得顯總督宣大嵩屬顯使長策適勞
犯大同顯委殺被榜者月報首功鍊為詩刺之有自草
黃沙風雨夜冤冤多少見誰顯之何顯衆之遂與巡按
路楷誣以交通妖賊免坐鍊死後嚴氏敗鍊子以遺詔
獲歸至是史料給事中陳瓚進論倭區賑賑及造給銀
七千兩路楷共殺鍊鍊子襄亦為父訟冤
迺命逮顯及楷鞫治坐交結近侍律斬

十一月詔贈先朝員外申良給事中張遼常泰清紀郎周
鈇惟少卿馬從謙以劾中官杜忭得死故多撓之者卹典
遂不行

十二月鄭王厚烷以嘉靖中諫事玄削爵錮高墳至是復
國歲加四百石○詔賜侍郎何瑋謚文定傅潮朱廷立俱
追奪原職

王都諫每聞朝政缺失即中夜籌畫具奏如議立
皇世廟諫止亮除逸讓誠遠論矣至是言何瑋理學
 純臣夏言曾錢寬抑宜雪且以取煉之罪歸之傅瀚
 未廷立朝廷立追故職慰忠魂誅奸鬼時論快之
 戊辰 隆慶二年

正月享 太廟

先是 上巳命成國公朱希忠代禮官請 上親祭不
 允于是太學上徐階等上疏言祭祀國家大典春祭四
 時首禮 皇上必躬奉裸將而後為孝為敬 祖宗列
 聖亦必得 皇上之躬親對越而後來格來款且自宮
 至廟其路不遠缺奠有數其禮不繁夫以 宗廟之重
 雖勞止不當避况非其勞者乎請 皇上親詣 太廟
 行禮 從之

全以至情
 實理相感
 動故從之
 易易

詔停正乙真人封號奪其印止以裔孫張國祥為上清觀
 提點鑄給提點印○以趙貞吉為講官時吉起廢年六十

身不可
躬

餘歲甚壯。議論侃侃。輔臣薦可大用。上心屬焉。及遷南
京。禮部尚書。以吏部右侍郎林燦代。一日。上手詔論輔
臣。謂燦南京用。而召貞吉還。為講官。添註詹事府。○太監
李芳請裁損近年所加白熟細梗米四千五百石。青鹽三
萬斤。允之。○永樂時尚膳監有羊房。景泰中移之西琉璃
廠。牧地十三頃。司牲官。吏軍士歲費數千金。光祿請以羊
入本司。而裁其冗員。太監孟冲爭之。上從冲言。○科臣
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曰。養聖躬。養山之樂。長夜之
飲。不可不節。曰。勤聖學。經筵久輟。屢請未復。曰。勤視朝。以
周知民隱。總理萬幾。曰。速俞允。言涉聖躬者。留中不下事。

友也二字
略顯其少

于內廷者稽遲不允甚且因而獲戾矣軍機虜情呼吸立
變而縶至違期臣願不時進覽曰廣聽納周怡一觸忌諱
而請外陸鳳儀偶遺 聖旨而削籍乞召二臣以延忠直
曰察謔諧頃緣近臣專擅言官攻劾切齒中傷謔諧以欺慢
陛下得無入其言而不暇察乎疏入 上怒命廷杖削籍
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而中朝閣吏戒毋納給事從人邵
郎穆文熙星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以義白綬帥而身自
掖蔽星閣人共詈之文熙且詈且掖以出得不死王嘉賓
疏救不報

史大綸曰自市道交與而下穿石溺死灰者遍天下矣
穆君其古烈士乎是時如王世貞徐中行之子陽繼盛

三祥發于表文禁法明臣于胡宗憲朱察初于楚
文華難得失互異委皆厥心為贊不欺死友者

歸其入功
公師保
其可不
則有

二月上耕籍田○大祀天地于南郊○張居正張鹵各疏
請○勅○司○禮○監○選○各○監○局○人○員○操○持○公○正○通○詩○書○諸○大○體○者
居○太○子○左○右○口○授○書○史○陳○說○民○情○以○為○親○賢○成○德○之○助
從之○上謁陵

三月册立皇太子一日太子遇閣臣于御道西召謂曰

先生良苦劬養輔臣頓首謝曰願殿下勤學答曰方讀

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睿音清朗聽者悚悅○殿

試進士賜羅萬貫等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野得寸如地志身張侯沈一貫皆以正直作體好
張居正侯事平旋登台輔王家屏為內閣有介直聲

孔教余慈學沈思孝陳壽皆忤居正為時名臣徐大任
劉應廉廉介嚴底顧梁才恬退無官節李維翰劉紹楨
方汝省工詩文而李以忤居正謫外尤為士林所重
元羅萬貫每行大雅至宗伯而閣臣樂于墜故內閣以
勳于也二世殿
學人皆愛之

尚書馬森言 祖宗時御札皆司禮監傳之閣臣轉示各
部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望 陛下率由舊章以示崇重命
令之意

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為婦人與同賈者苟合為夫婦
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奏聞○薊遼保定總督譚綸條禁示
房策

疏言今之策房者皆曰乘隙曰說險然計薊遼十區之
特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分駐

事遂歸
大業分陰
道應川方
矣先從
之際不
所

于諸將之手。散布于二千餘里之間。虜以十餘萬衆攻
我一面。衆寡強弱。遠不相謀。彼虜勢不我下。可得也。故
謀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然臣以爲遊兵破虜。誠爲制
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一曰虜之長技在騎。而我制之
非車不可。顧虜人動十餘萬。而吾即以車戰。不過三萬
且止。三萬人非有見伍。勢不得下。召募召募之兵。與尺
籍之兵異。尺籍之兵。無論老少強弱。隸原豐給。優恤備
至。召募之兵。非強壯不選。旣無素養之恩。及有疾病。又
無歸老之計。非稍優之。必不樂從。計三萬人。宜各月給
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萬。而司農告廣。一擊也。二曰
巡趙之士。雖多慷慨。自備胡以來。銳氣盡矣。非募吳越
卒萬二千人。祿教之事。必無成。而時方疑其用之不可
也。散之不可。有是以亞與繼先不可信也。尙能任之專
哉。三難也。燕趙之人。素驕驥。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涼
師甚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且難也。
三難也。我兵素未畜。或而勝之。虜不必服。能專破之。
乃終身劍矣。弟慮忌。漢易生。不能戮力。再舉奇禍。或至
四難也。臣竊思之。不如姑就前鎮見兵。詳求戰守之機。
巨請各路選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可得兵三萬人。
列爲三營。營分爲三軍。各加訓練。專備禦。仍付原

光以管理練兵官之職，昔者秋兩防，三營之兵，各有所司。上東萬一乘，濟濟入，亦願少道，罪誅，臣等次一死，職。乘槍之功，亦不失為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奪取微功，苟圖塞責，是為無策。又言中國長技，無如大。練習，非選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近，請選。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上從之。

六月王時舉王之垣各疏乞正位中官以端治本。上曰

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庭事

妄言耶乃復言 皇后乃 先帝選擇以遺 陛下有聞

雖之德標木之賢脫簪待卷之規使 聖后抑鬱成疾已

為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夫婦睽違而暢者乎 上曰

待疾愈即還宮無多言。

臣等之陳人所難言

海寧人董沂妻虞氏少慧知書頗善吟咏年十六歸董甫

兩月而沂卒痛絕欲死以殉家中防護父母欲奪志女不

五十餘
一引其志
解耳

聽吟菊竹二詩以見志刻夫像故事之五十餘卒人多其

節○科臣張齊劾徐階上以先帝修玄保養聖躬齋

為歛福錫民階大臣不容不竭誠輔相乃溫旨留階切責

張齊降調外任已而楊博等復疏劾齊隨致仕朝廷有朋

黨之疑階再疏乞休尋許致仕刑部尚書毛愷竟坐齊得

交邊商銀十餘萬引例滿戍監候追贖發遣

設曰徐階當國之時輔佐世宗英明一掃前相嚴嵩

妻與迥絕中外奔競穢習仕階良清紀綱後振一時世

道休明之會士君子如深原其枉直委曲之誠無庸過

論可也然其贊言拜隆舞與王且受金珠隱天書之傳

人心事始
莊明
人孫奉不
善轉所

迥不相侔。若以青儻賢相全德論之。則階亦引各不辭也。階本不制奏保。而亦不欲已。其言亦恐階言階部庇諸公。乃亦逐其齊。而法司復甚其罪。反涉阿諛報復之跡。則夫朝廷朋黨之徒。理勢所必然也。

八月大學士張居正條上六事。一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詔令。四覈名寔。五固邦本。六飭武備。疏入。上嘉其忠懇。命部院勘議以聞。

吳瑄登曰。臣前右正一疏。即言道之。所以加焉。然不言自用。而自用之。機已露。不言操切。而操切之。體已形。故朝如共。夕而限。時其所為。第踵商榷。商榷先之以帝王。後之以臣術。而居正亦向。常不守王。故頗商款。為公家而做。居正為私室。而恕尤為公家者。且出言。居正所舍。非以狗矣。死為私室者。應得以善後乎。居正。是。以。盡。人。地。

考言

九月江右議行條編法部覆允之。

十月戶部尚書劉體乾罷。

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真珠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商賈高
驛即時召商收買凡貴運力之家以什倍為商人買
送戶部倍索高價買完後出詔表取利越者大害職六
年考滿遂加太子太保引道體乾之及至京為商賈凡
有取買真珠金玉之類算數持不自容上疏抗論財用
竭之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殿不為改進令前本大臣領回
體乾仍令齋上忌者毒殺其史劄伏而出復將原本送
與內閣李春芳令請張乾面論不必上本體乾遂欲致
休諸所取買仍執不
行忽內降着開仕去。

十一月李芳數以直諫忤旨同輩亦恨其正直共短之。

上命縱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毛愷言刑人于朝與
眾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寬亦令生者不犯芳供事內廷

狀未明莫知所坐。上曰：「芳無禮，第錮之。」

十二月廢遼王。

己巳。隆慶二年。

正月，御史部永劾龐尚鵬心術狡狴，行事乖謬。吏部尚書楊博議覆言：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上曰：「近來吏部專事掩飾，為欺詐。博乃自訟，請解職。」遂令致仕去。給事中嚴用和疏言：博自筮仕，迄今餘四十年，數歷中外，民事邊情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以忠國家。今以題覆小誤，輒令休致，既非所以存大體，亦非所以孚公議。乞留之。令展所長，不聽。○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疏論薊鎮兵多亦

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又聞兵
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蕞之地有三平易
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勢山谷
狹隘林薄蒼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入近
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適用乃可制勝今
邊兵惟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江之兵能
之臣所以思用浙人有以也願陛下更予臣浙兵戰守
三千烏銃手三千付臣教練分發十區使臣總領車騎合
練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
郭瑛而獨任繼光上是之○高儀疏請東官出閣講學

得旨待十二餘來說

二月司禮監滕祥請汰匠役。上命群查之裁二千四百四十人。○提督京營戎政鎮遠侯顧寰以老疾乞休。本兵霍冀以科臣言大閱在即功罪方明。寰享十五年大將之榮而一旦求去。且四副將二十八叅佐三十二營四百餘員千把搃皆待。皇上別白以彰勸沮孰敢自便其私。

上命寰策勵自効。○上旣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上保

泰九劄。一曰致戒懼言天命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悉宜敬畏。二曰端遊幸。皇上好遊何不召輔弼大臣講學議政。歌詩寫字以通下情而進諫言。三曰戒嗜好。怪色症

國以特政
之大者

現最易溺人，小人借之固寵，人主因之喪邦。四曰發給音，視朝御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惕厲。五曰習奏事，請遵祖制，設寶座，會極門，以批章奏。六曰嚴票旨，近來旨多舛，盤皆云不經睿思，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閣臣，或內批未協者，聽閣臣執奏。七曰慎傳奏，昨泰和山事，旬日間，六更明旨，必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傳奉，皆補本覆奏，以防奸偽。八曰弘虛受，九曰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爲誹謗。嘉靖中如仇鸞殺曾鏡，胡齊殺楊允繩，杜泰殺馬從謙，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以安善良，報聞。

駙馬驛景和卒

景和向永福長公主性恬雅好文嘉靖九年侍衛十八年獲罪幸承天二十四年奉敕勸問楚欲情二十八年奉宗人府事三十三年召入直齋以去賀聖誕作食奉職爲民隆慶改元詔復驛驛作爲經筵至是卒于官當其爲民居崑山十餘年於驛俗稱驛官用時特爲上弘祚社宗牧事多長林樂

三月上星逆行犯太微垣上將星

四月命大臣分督屯田

五月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

理宮苑花欄龍鳳鞦韆駕傳造監櫃玉盆之費使羣小因而乾沒爲聖德累不小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杖百編氓大學士李春坊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淮陽徐大水奏

發運司餘銀三萬兩，鈔關船料三萬八百餘兩，鹽院贖贖二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司府州縣贖贖二萬五千餘兩，積貯勸借買穀十五萬石，截漕三萬石，以賑之。○禮部郎中戚元佐上宗濟議。

疏言：諸藩日盛，祿糧不給，不及今憂為異處，將來更有難處者。昔高皇帝宗建諸王，皆接重兵，控要地，以為國家屏翰。此固一時也。迨靖難以後，乃疏滋密，兵權盡歸羽室。其鈔銀之迹，府察無內儲之階。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人多祿寡，支用不敷，乃有共遂而居分，併而歸四十而未給數載，而不定。強者劫奪于通衢，弱者竄入于輿皂。此又一時也。夫國初親王、郡王、將軍、總督、四十九位，女、纓、九位，今二百餘年，宗支玉牒者，見存二萬八千有奇。視國初不啻千倍，即盡歲供之輸，猶不能給其半。况乎十年之後，所增寧復幾何？又若何以給之？議者謂祖制不敢擅更，不知國初親王之祿，以五萬計，其他既弱，茶鹽等用，亦復相等，不數年而止給米，又不數年而

成爲萬石萬石不能給而于代肅建慶諸王
百石是尙皇帝令出自已而已成于前夫其在今日且
事勢愈難可不變而通乎故階擬五事上請一舉封爵
二請繼嗣三別疏畚四請留費五請擅婚查得嘉靖中
洪者請行限子之法臣謂生不必悉封則可限如親王
嫡長子例築親王次嫡庶次子許封其二餘輔奉國將軍有嫡
嗣襲郡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二餘輔奉國將軍有嫡
子許封其二庶嫡次子許封其一餘輔奉國將軍有嫡
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如有生子數多不盡封
者宜量給資親王之子年至十六賜之冠帶給銀六百
兩郡王之子年至二十賜之冠帶給銀四百兩將軍中
尉之子有志人學賜之衣巾給銀二百兩如是則可無
失所之虞矣繼嗣之議惟親王無嗣得以親弟親姪
嗣郡王無嗣止許木支奉親香火不取亦已矣不得使
親姪弟封其爵疏屬之親親庶之親親庶則族而于
早爲所得緣及祖免以下不爲置手今在兩王下自
王論推親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不必再封止
將所生弟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爲貴本至五世而止
費之議尤得擅婚子女半爵子女與一室庶人既許其
各從生母則口糧可以無給但其間或有年長廢棄及

宗會集案片。學論革恐不即生。自今以後。生之。各宜預為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但當之。議。查得宗室婚。禮。本。部。覆。議。方。音。或。疑。今。各。府。禮。婚。最。多。莫。若。佐。各。宗。自。首。明。言。其。為。禮。婚。之。子。照。例。給。以。本。等。口。糧。以。後。生。子。者。止。計。賜。名。不。必。再。給。口。糧。送。下。禮。部。

禮部嚴士儉乞類查擅婚濫妾子女送例請名略曰宗室名封國家重典王奏到部例當核其父之爵職及母之婚配來歷部即枚對玉冊或係嫡母先年私擅成婚或係庶母先婚而後娶嫡或係成婚未幾而即得生子或係已產多子而違例復收或係所開娶妻年月之期反在生子年月之後或係遮飾干即今次子奏請之際而不能檢其生子女私擅之迹凡若此類參詳情弊均之條制新需

用人理財
二者皆國
下至許法
不可不遵
部關面議

籍子女及濫妾子女者也。止許請名不許請封。禁行奏擬。其各年至十五歲照庶人例給與口糧不得妄覲從之。○大學士殷士儵曰。伏望皇上仰法列聖俯採羣言以通上下之情消天下之變。此之不聞雖條對叢委封章山積無裨實用。夫用人吏部職也。考覈論薦聞見訪求臧否素定而不敢擅用。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達。理財戶部職也。出納經常弊蠹源委動有成算。而因革掣肘非奏牘所能周。必宜召吏部令其面對。凡實心任事與論共推者無問卑遠廢棄。並許破格酌用。宜召戶部令其面對。凡沿襲舊弊浮冗當革。無問官府纖鉅。並許清查釐正。更召輔臣而

賜商諮比見吏部擬用石星竟以報罷戶部疏止太和寺
稅卽獲譴訶是大臣所陳未徹天聽尚何以多言為哉
報

六月陞海瑞為右僉都總理糧漕巡撫應天等處○總理
河道翁大立上五患十二圖

疏曰陛下念濱河之民重罹水災特下河阻之令更益
內帑以賑之不勝大喜然商閭窮苦之狀宮禁遠達存
不盡見聞者臣謹給四十二款一則曰水次先軍二
曰運河築堤三日黃河驟漲四曰香使守堤五日暨船
過河六曰黃河捲揚七日茶城揚漫八曰洪水衝城九
口風雨異常十日海潮壅溢十一曰災民避水十二曰
糧船漂沒險阻艱難備載之矣陛下惠然省覽知大
官之勝飯皆軍民之膏血必有惻然憐之直且令府事
可慮者五東南財賦之藪而江海泛溢糧木不登糧
運如徒殞人命北京臨可慮一也邊鎮關隘洪水衝

在河
經
際
亦
衝

城壁傾頽何恃以守此虜患可慮二也直隸河南山東
督服形勢露雨既久賊非不完賊貯空虛無負其策卒
有盜賊何以備之此內地可慮三也海濱之間颶風鼓
浪兵船戰上悉被漂沉此海防可慮四也淮浙產鹽之
場鹹泥壅街圍窳俱廢此國課可慮五也顧陛下以
此五患十二關召公卿精術與共計之未其所以消弭
變異者無為文具上以
國留覽下其章于所司

七月釋原任副總兵田世威參將劉寶于獄二將失陷山
西石州論死繫獄已久一日詔釋之令立功自贖張鹵執
奏二犯有何情節可矜何功能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
命請仍付法司以釋羣疑奏上奉旨二月

吳瑞等曰石州之陷非世威劉寶之失律非
陸軍也昔以法司論今以特旨減免非其
賄賂有罪而求為分罪故忽有此詔也然而先罪一縱
則邊警皆同逃重罪而朝廷賞罰無章矣張鹵之疏正

本報館內報
三亦遠矣哉。

從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是魏國
公徐騰舉有子七人而無嫡出其長邦瑞已投牒國學矣
幼子邦寧緣母嬖欲干爵計請封其母鄭以爲地邦瑞遠
喧言邦寧券許助教鄭如瑾萬金謀奪公爵事聞下植按
問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勳貴宜罰鄭氏既娶於適夫人存且誥
子紀如律坐騰舉徇情宜罰鄭氏既娶於適夫人存且誥
命宜追奪讞上下部覆議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有私
憾植者科臣王植承指劾植以訊報不詳竟罷免

植生平峻潔處閭閻味嘗有清客其勸徐氏就各司俱
坐曹中寢食乃以非罪去士論寔不駭然植父孫夏舉

選士正德已巳為興化令有奇政嘗以大木傷於富道
 不務請自即自為奏請減州之半又賑民之飢者以
 其數元廟前澗淮漫野以同知攝守於淮民賴安堵
 泰州亂聖發粟賑之凡活三萬餘人移安至今思之嘉
 靖中為屯田司命特我晚資返使奉天田日甚上
 以重御之生時復思以筆師保不能制乃命璽無命事
 注野之志結其俗編於心而後責賦中使之產處輸公
 節錄也尚除和火以兵備還至雲貴人同雲中所至以
 兼直禱持身執行
 並方古人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老幼快觀稱慶時以為曠典○
 禮部尚書高儀四乞休許之

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廷杖下詔獄

續前朝事

略云時方多故百姓怨怒雲霧遂代中原之春也葉鼓
 一而第三器發動徐榮齊衛漢波高折而四顧仁變
 夷奈落形序之混也強使悉陵而甯與折直獨廣財貨
 之較也紅光刻范而師勞宗燕之空官燕等千等之哀

鳴尤慘。物怪人妖。天鳴地震。星孛見于女尾。日月繼
食于元春。正段臣身。哭流涕之秋。皇上以新嘗瘠之
日也。諒陰已三暮矣。曾召一大臣。贊一竭宮。約一歸土
手。忠言重折檻之罰。需臣至約誨之功。恐差遠。所以
規日觀絕。時咨之益。因諫。勢。懲。內。批。突。陸。言。涉。宮。庶。輒
肆阻。獲。雖。在。私。門。守。不。可。改。道。其。手。握。王。或。口。窮。天。憲。
風。行。珍。協。勢。陷。空。成。會。使。台。轉。其。具。九。卿。拱。手。元。良。愾
崩。于。其。立。百。獲。併。首。而。奔。命。茲。霜。露。未。水。月。已。滿。望。前
車。不。遠。想。豈。在。明。疏。
人命廷杖下詔獄。

庚午

隆慶四年

正月陳以勤疏言臣因頃來多病乞骸骨歸但風以藩邸
舊臣不忍苟去謹條六事以補袞闕一曰慎擢用二曰酌
久任三曰懲賍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曰重農
納之允致仕加太子太師給郵傳夫廉如例

三月大學士高拱疏言武反商政止于三事今 皇上以
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禮大獄 先帝廟精之政而
纂議改易尤非繼體所宜其郵錄召用亦多偏私如唐樞
以建言削籍迄摺不錄及諸未錄者悉查劄以行○原任
刑部右侍郎曾鈞卒溢恭肅賜祭葬如例

鈞進賢縣人 瑞慶廉正 帝訪奏武定侯郭勛大
學士嚴嵩旨 滌大災 居官四十年 始終一節

南京太僕寺少卿殷從儉上言廣西毒民惟獍而所畏惟
狼兵先年古田之寇雖時時出沒然未敢深入由防守有
狼兵也頃歲減狼兵置募兵已復盡革狼募二兵而用浙
閩兵捕鼠者易循以犬然臣嘗講求防禦之法宜莫如訓

狼兵占地而責之屯守，蓋土官以得地爲利，而古田素稱膏腴，尤其所覲覲也。宜擇調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土官，令覲領精銳狼兵各一二萬，各給以行糧資以嚮道。進據古田要害，田畜其中，日夜探賊所往，遣謀購求，并勦勿赦，則首惡必盡成擒矣。又各種村寨不下數百種，類不啻數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曾經爲寇，未與犯城，後能懼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又當預發旗捕分別之，毋使衆心知所向背而不疑。然後一鼓下之，別立土官，年力功勞相應者，查照左江之例，授以建檢職銜，令其以夷治夷。屬之桂林府管轄，則今日之獍寇，即他日之狼兵，納糧

謂與編民無異古田宋無患矣。上采行之。○高拱請需才以待邊關之用。拱言宜于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類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處邊關務。即以一人往使。便宜行事。又不煩于假借。或遇邊領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使。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使深。次第推補。書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宜預養待用。法當自兵部始。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更專官于此。而又立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又以

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職任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臣又見邊方總督之臣。頻年受苦。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養之法。如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使其精神鼓舞而不疲。智慮長裕而不竭。以勤。事。為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上念其苦。而君父體念下知其

意者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
奏入。上褒嘉，並如議行。

四月，刑科舒化以嘗熟請釋繫獄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詔釋履淳爲民，芳等克南京淨軍。

五月，戶科李已、陳吾德、陳節用疏，因劾崔敏等，故傳買金瑄，科投紛紜。上怒，杖已百，繫獄。吾德削籍。○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郅于俺酋，挾其妻闖入遣，搃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譴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

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重
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各蠶秩
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師助
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
可俺首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涕唇俺首亦悔且念乃以款
來而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轉叛示
信首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屬無
貳奚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
市于是俺答款塞轉衆人獻關下誅之封俺首爲順義王
諸虜皆解辦受封比屬國而俺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塞

千十萬騎強盛。耻與俺答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學士。飽其欲。于是利漢財。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齊悉禁古以款虜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戶。賜蟒衣。白金飲至。告廟。羣臣遷賞如例。

六月。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與之。猶恐不一。既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既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其吏治日隳。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爲率。比內地。

考例異

病供

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
略恢弘可當大用即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
者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觀望推諉以
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旣開功名之路以
歆之干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于後庶修職者多而邊
方有賴矣 上曰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賈三近曰近
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
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
人則爲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又今州縣正官有缺舉
委往覓大都年力衰耗資格卑微漁獵貪婪雖亟爲補

而斯民已重獲，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違者署印毋得濫授。雜流詔允行。

七月御史張守約追論故錦衣都督陸炳，結納世蕃，播惡流毒，宜追戮炳尸，逮治其子繹、姪緒，藉其家，得旨。始削其官，追奪誥命，子姪俱爲民，資產如數籍入。

八月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戶科給事中李已，內犯張思等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得旨。已釋爲民，思等繫獄如故。始法司意思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眾始翁然謂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

十月命肅府輔國將軍緡煥襲封爲王，仍支輔國將軍祿。

禮部覆言宗藩襲封莫重于親土萬世遵守莫嚴于君命。緡墳以懷王從父例不得繼襲。陳洪等私入其賄力主之。部議終不能奪。

十一月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面奏北虜封貢事。其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意。上曰卿等議當其即行之。于是左右知事由宸斷異議稍息。

辛未 隆慶五年

正月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送瞻仰之私而東宮亦可開習禮儀養成儲德。上許之。

三月殿試進士，賜張元竹等四百十五人及第出身。有差。四月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召對一節。先朝大學士李時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終於十五年。政事因革，人材進退，罕不召問臣寮，面決可否，與家人無異。乃今日所當權述者，謹以前錄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繕寫上進，伏望遵行。先朝盛事。詔留覽。○俺答既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帑，以啗虜，間以遺京。近邊卒餒，疥無復有生。理而板升生齒日蕃，強梗無賴，識者憂之。○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會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弃

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
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爲便。乞視此爲例。從之。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督撫李遷殿。正茂。總兵官俞大猷。各陞賞有差。

古田。種賊之巢。者率銀約。扶其五千。四出擄掠。與黃朝猛。探鳳。區湖。水二渠。險固不可拔。於是正茂與迂講詞。思明等處。土兵及陣兵。共十萬。令大猷統之。直抵諸巢。合營進。斬首獲。捷。萬計。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命。然是時。銀約。定未死。既以窮。險。令其黨。思。首。已者。斬首以獻。其後。命。事。全。柱。踪。跡。之。銀。約。兄。銀。省。生。致之。麾下。至。六。月。正。茂。具。疏。引。罪。被。銀。約。赴。對。下。得。旨。正。法。并。斬。其。孫。扶。種。于。西。市。傳。銀。夾。究。令。焉。

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賜馳驛。遣行人曹訛。獲行。仍月給廩。歲給夫。

八月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其神主序于先儒呂祖謙之下。

九月戶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運糧率因元故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遮洋一總猶寓存半之意至嘉靖末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焉者今河筭頻仍運道屢梗宜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道遺意如該總隸北衛兌北糧者今由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兌南糧者今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障運屯彼此相裨即河渠少梗而彼塞此通亦思患預防之策也。

戶部覆言遮洋一摠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
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乞先復遮洋一摠而以良佐所
上事宜下漕司詳議○科臣蔡汝賢曰近因長○受其害○大者○上導駕窺
竊聖容微減于前矣夫皇上身關係甚大不可不
慎也今徵陽初生正宜過欲養靜願于宮中澄心滌慮進
御有常毋令其溺志遊觀有度毋令其移情惟省覽典謨
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寒
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 上報聞

壬申

隆慶六年

正月東宮行冠禮 上御皇極殿百官拜賀畢仍賀

太子于文華左門。

閏二月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上疾有瘳。○是歲張
雀胤疏言應天徽寧池太安慶廣德地里遼曠崇山大江
盜賊淵藪舊以徽屬金衛道安隸九江道近如曠賊流劫
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周聞太平軍民
呼譟入府而僅以和解焉有地方四千里而無一憲司以
緝束之手乞設兵備于池州而罷二道之遥制者報可。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書。

四月浙江黑青日見時杭州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日
光掣電水電隨之。

五月南面，建號曰井化爲酒。上不豫，二十五日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上倚坐御榻，后及皇貴妃咸侍。東宮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六年，偶得此疾，遠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訓，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翼日，上崩于乾清宮。

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十齡，詔以明年爲萬曆元年。上大行皇帝尊諡曰：契天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吳璠登曰：史臣曰：先時法令嚴密，百官統統。土乃窮
仁大度，然不經之說，罷無用之作，謂非孫之正，絕無名
之獻。至如制節謹度，好生戒殺，常食驛膳，而其及即位
間，又謂左右，左右請認先，餘皆俱。上曰：若爾，則先
必日設一，以簡內膳，吾不忍也。歲時游娛，行幸諸光
祿，無醫心，先期以請，候上音為，約容裁，取至約者。
吳省光強，萬孫，其節倫如此。雖凌怒，言官然責讓後，常
釋道之，計心違事，憂形十色。詩曰：沙漠之表，慕義來王。
峭明憑林之戴，挽頭就，即史稱，以清，懸首北闕。
未足喻其烈也。至若宗，宗之法，無紛更，約束之，須先
儲貳之教，為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宸衷。雖李國未
久而，現披弘速矣。○岐大輪打，帝竟洪，恭倫，從諫弗味。
陵李芳不，點高，拱，早，內，外，火，持，而，不，志。
于勝，詳，諸，卷，之，華，即，漢，之，字，文，何，以，加，焉。

詔首輔張居正，卜視大行皇帝陵寢，得大峪嶺吉識者以
為乾坤奠隅，風雨呵靈，足綿 皇家萬年無疆之緒。

兩宮尊號，陳太后曰：仁聖皇太后，李太后曰：慈聖皇太后。

不元輔臣

上御平臺。召首輔張居正至。座前曰：先生爲父皇

陵寢，辛苦受熱，又以國家事重，只在閣調理。慰勞備

至。隨賜銀幣。上疏謝曰：竊惟召見輔臣，乃祖宗朝

盛事。先帝臨御六年，淵穆聽政，屢經羣臣奏復，俱未

蒙賜。允天下臣民仰望，此舉殆非一日。我

皇上甫登寶位，方在妙齡，即慨然發自淵衷，修明曠

典，此誠上下交泰之朝。宗社萬年之福也。仍望

皇上繼今益講學勤政，親賢遠奸，使官府一體。上下

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天下幸甚。

輔臣張居正請勅本兵，令邊吏毋得解甲，以謹備胡。時

勅低胡

勅低胡

勅低胡

國有大故。恐啓戎心也。

戒論文武羣臣。勅曰。蓋開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勸阻之機。先示所向。朕以幼冲。獲嗣不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賴文武賢臣。同心畢力。弼予寡昧。共底昇平。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凋缺。鑽闕隙竇。巧爲躡取之媒。鼓煽朋儕。公事擠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謂讒佞便捷爲有才。愛惡橫生。恩讐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於不張。九德何由而成事。朕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臨御茲始。解澤方覃。銛鋤或及於芝蘭。密網恐驚于鸞鳳。是用去

其大甚。薄示戒懲。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
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
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滴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
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
養交。毋依阿。澳忍。以隨時。毋嗜吝。喻訛。以亂政。任輔弼者。
當協恭和衷。毋昵比于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
虛心鑑物。毋任情于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
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宜奮盡
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
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

樂師師濟濟之休。歸于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絲綵蔭于子孫。顧不美與。若或沉溺故常。堅守塗轍。以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我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欽哉。

輔臣張居正請

上御 日講三日一出 視朝分以寒暑小故廢罷 疏曰 培養君德 開導聖學 乃古今第一要務 臣親受 先帝願託 追惟 憑几之言 亦倦倦以講學親賢爲囑 川取日昧 上請今一應大典 禮俱已次第修舉 時值秋涼 簡編可近 伏望

皇上亟賜舉行。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查得弘治十八年大學士劉健議以孝宗皇帝山陵甫畢。題請先行日講。次開經筵。今先帝梓宮在殯。服色不便比及山陵事竣時已迫冬。殿庭高曠亦難臨御。合照弘治十八年例。勅下禮部于八月中旬擇日先行。日講容臣等奉酌累朝事宜。定擬簡便儀注。及講讀人員恭請聖裁。其經筵會講。俟明春首舉行。庶聖德日益。聖治日隆。而臣等犬馬圖報之忱。亦可少効于萬一矣。

又請酌定朝講日期。疏曰。竊惟講學勤政。固明主致治之規。保護聖躬。尤臣子愛君之悃。今開講期近。臣等伏

念

皇上每日視朝朝後又講似于聖體太勞恐非節宣之道若論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道則視朝又不如勤學之爲寔務也伏乞

皇上定以三六九日視朝其餘日俱御文華殿講讀非大寒大暑不輟講習之功凡視朝之日即免講讀之日即免朝庶聖體不致太勞而聖德亦爲有益矣

聖諭曰朕方在諒陰哀慕深切日臨朝政心寔未安今後除大禮大節并朔望升殿及遇有大事不時宜召大臣諮

問外。其常朝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門聽政。餘日俱免朝。悉只御文華殿講讀。其一應謝恩見祥人員。遇免朝之日。止于午門外行禮畢。即各供職事。不必候補。大祥之後。還照舊行禮。

日講儀注

一伏覲

皇上在 東宮講讀大學至傳之五章。尚書至堯典之終篇。今各于每日接續講讀。先讀大學十遍。次讀尚書十遍。講官各隨即 進講畢各退。

一講讀畢。

皇上進煖閣少憩，司禮監將各衙門章奏進上。御覽，臣等退在西廂房伺候。

皇上若有所諮問，乞即召臣等至。御前將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庶

皇上睿明日開，國家政務久之自然練熟。

一覽本後，臣等率領正字官恭侍。

皇上進字畢若

皇上欲再進煖閣，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廂房伺候。若

皇上不進煖閣，臣等即率講官再進午講。

一近午初時，進講通鑑節要，講官務將前代興亡事定。

直解明白、講畢各退、

皇上還宮、

一每日各官 講讀畢、或 聖心于書義有疑、乞即下問、
臣等再用俗說講解、務求明白、

一每月三六九 視朝之日、暫免 講讀、仍望

皇上于宮中有暇、將講讀過經書、從容溫習、或看字體法帖、隨意寫字一幅、不拘多寡、工夫不致間斷、

一每日定以日出時、請

皇上早膳畢、出 御講讀、午膳畢還宮、

一查得 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輟講讀、本日若遇

風雨傳 吉誓免

山陵禮成

閣臣張居正奉慰疏曰臣於十八日伏奉 欽

命前詣 昭陵恭題 穆宗莊皇帝神主至即恭叩 玄

宮見其精固完美有同神造 寶城三面俱完工甚堅厚

及周視山川形勢結聚環抱比之前日考卜之時更覺佳

勝誠天地之奧區帝王之真宅也十九日辰時奉憑 梓

宮入皇堂行題主禮畢奉安于 獻殿未時掩 玄宮是

日又喜天氣晴爽人物昭融祗役臣工無不欽忭仰惟

我大行皇帝仁厚之德貫徹宇宙故得天人協佑事事美

成可以上慰

馬印書

終恭慕修
孝立

兩宮聖母永慕之誠仰成
皇上慎重大事之孝矣

上賜輔臣張居正、御書大字凡五。曰元輔、曰良臣、曰爾
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擇保衡、筆法道古。爲世名寶。
閣臣張居正等上慕修事宜疏曰：切惟事必專任，乃可以
圖成。工必立程，而後能責效。查得隆慶元年六月初一日
開館纂修。世宗肅皇帝實錄，經今六年，尚未脫藁。雖屢
屢先帝聖問，迄無成功。任摠裁者，恐催督之致愆；一向
因循司纂修者，以人衆而相推，竟成廢闕。臣等日食大官
之俸，茫無一字之補。素發積職，實切兢慚。然揆厥所由，皆

以未嘗專任而責成之故也。蓋編纂之事必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工夫接續不斷乃能成書而其職任緊要又在于副總裁官。顧掌部事則有簿書綜理之繁直經緯則有侍從講讀之責精神不專職守靡定未免顧此失彼。條作忽輟是以歲月徒悠而績效鮮著也。今兩朝並纂二館齊開若不分定專任嚴立程限則因循推換其弊愈甚擬合責令原副總裁官學士諸大綬王希烈則專管纂修世宗肅皇帝實錄論德申時行王錫爵則專管纂修穆宗莊皇帝定錄仍令兩臣刻日竣事併力纂修世宗肅皇帝定錄立為程限每月各館纂修官務要編成一年之

事送臣等剛潤每年五月間臣等即將纂完稿本進呈
一次十月間又進呈一次大約一月之終可完一年之
事一季之終可完三年之事從此漸次積累然後成功可
期其餘副總裁等官陸續辭職等或理部休假相與討論或
侍講優閒令其補奏不必貴以程限各館纂修官務以職
業爲重公家爲急不得別求差假圖遂私情書成之日分
別叙錄但以効勞多寡爲差不復計其年月久近如此庶
人有定守事易考成在各官可免汗青頌白之議而臣等
亦得以定職素殫之答矣此雖纂修一事而國家用
人之理綜覈名定之道實寓于斯也

問臣張居正疏白竊照閣臣之職專以視草代言故其官
謂之知制誥若制詞失體以致輕褻王言則閣臣
爲不職矣查得成化弘治年間誥勅叙本身履歷功績
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過六十字至於
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蓋以恩倒榮及比之考績不同故
以賚被爲榮不必詳其間歷此制體也近年以來詞
語誇侈多至數百十言或本無實行虛爲誦美或事涉幽
隱極力宣揚且往往不候進呈文稿輒已傳示臣等方
欲爲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誥勅者朝
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誠其君猶謂之佞况以上諛下

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大學士張孚敬參論制勅房辦事，大理寺評事岳梁，撰擬南京兵部尚書陶瑛贈官誥文，浮詞誇誕，又不先送閣臣看詳，輒便進呈，因奉旨提問。比時嘉靖初年，誥勅之文，祝成化弘治，雖爲稍繁，然尚未如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辭尚體要，况命令之辭，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此係臣等職掌，不容不爲釐正，伏乞

皇上念朝廷體統之當尊，國家典制之當守，勅戒各撰述官，自今以後，凡爲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得徇情飾辭以壞制體及文字未經進呈，亦毋得預行傳

示以市私交如此庶王言重國體尊而臣等亦得以守其常職矣。

十二月輔臣張居正等進帝鑑圖說疏曰臣等聞商之賢臣伊尹告其君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唐太宗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見興替臣等嘗因是考前史所載治亂興亡之迹如出一轍大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愛勤惕厲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虐民視小人遠賢臣般樂怠傲即亂出于治則雖不階尺土一尺之力而其興也勃焉出于亂則雖藉祖宗累世之

資。當國家熙隆之運。而其亡也。忽焉。譬之佩蘭者之必馨。飲鴆者之必殺。以是知人主欲長治而無亂。其道無他。但取古人已然之迹。而反已。以觀則得失之効。昭然可睹矣。仰惟

皇上天縱英資。光膺鴻寶。孜孜誦習。懋殷宗典。學之勤。事事講求。邁周成訪落之軌。海內臣民。莫不翹首跂足。想望太平。臣等備員輔導。學術空疎。夙夜兢兢。思所以佐下風。効啓沃者。其道無由。竊以人求多聞。事必師古。鍾史家者流。無慮千百。雖儒生皓首。尚不能窺。豈人主一日萬幾。所能遍覽。乃屬講官。臣馬自強等。略做伊尹之言。考

究歷代之事。除唐虞以上。皇風玄邈。紀載未詳者。不敢舉。錄。自堯舜以來。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善爲陽。爲吉。故用九。九從陽數也。惡爲陰。爲凶。故用六。六從陰數也。每一事前。各繪爲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爲之直解。附于其後。分爲二冊。以彙淑慝。仍取唐太宗以古爲鑑之意。僭名曰 帝鑑圖說。上皇上。府覽。管班伯指畫屏以諫。意專戒懲。張九齡千秋金鑑一書。詞涉隱諷。今臣等所輯。則熾惡並陳。勸懲斯顯。等之薰。猶異器。而臭味頓殊。水鏡澄空。而妍媸自別。且欲觸目生感。故假象于丹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于俚俗。雖

條目僅止百條，而上下數千載理亂之原，庶幾略備矣。伏望

皇上俯鑒愚忠，特垂省覽，視其善者，取以爲師，從之如不及，視其惡者，用以爲戒，畏之如探湯，每興一念，行一事，卽稽古以驗，今因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終實之功，覆轍在前，永作後車之戒，則自然念念皆純，事事合理，德可凝于堯舜，治將埒于唐虞，而千萬世之下，又必有願治之主，效法之臣，取

皇上今日致治之迹，而繪之丹青，守爲模範者矣。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懇至，朕方法古圖治，深用嘉納。

國書留覽。還宜付史館。以昭我君臣交修之義。

安置黔國公沐朝弼于南京。時遣錦衣衛。逮至京師。廷鞠之。榜笞備至。元輔張居正奏請念其先世勲勞。乞寬其罪。得減死安置。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四

秀水沈因元述

癸酉

萬曆元年

癸酉

正月 詔禮部擇日具儀開舉 經筵

御史鍾繼英上疏劾休半年待降滿時正月十九日早

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裝內使趨走章皇左右執

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時

輔臣張江陵隨票 旨着東廠鞫問且囑曰奈何稱戚總

兵禁勿復言此自有作用大臣既下廠隨有一辛儒者與

蕭某同處供其飲食男女之欲備極款厚因教之曰但稱

自關老高快所來欲陰行刺

上而厥校提騎已集高之門矣天官楊博向江陵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爲之恐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江陵心不憚太僕卿李幼滋者荆人也方病注門籍強起詣江陵曰朝廷拿得外人而公卽令追究主使之入今稱主使者卽是高老竊恐萬代惡名將歸于公何以自解江陵備說以對刑科衆給諫相議具疏欲將王大臣送出法司審問江陵慮大臣泄其情力阻之疏候五日不得上御史鍾繼英上疏暗指其事而不明言江陵不敢甚罪之乃稟旨罰俸半年尋以他事降謫威籍衆口時令錦衣朱希柔

等會審是日方晴，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識。又雨雹不止，衆皆駭懼，辟易。理刑官白一清因厲聲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係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而強以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能日能免誅夷之禍耶？移時乃會問。故例廠衛問事必先加刑，于是將王大臣先行決責。大臣揚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永享富貴，我何曾認得高閣老如何打我。朱希孝等懼事潰，遂罷審。而高老亦稍稍可幸無虞矣。二月內始將王大臣送法司。然已中毒，啞不能言。遂處斬。自是臺官懼江陵威望，亦竟無敢

有甲言者。

出紀錄

嶺東平

二月嶺東平嶺東有果曰洋烏潭馬公等寨其地在惠州
叢山深菁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關萬夫莫奪故伍端甫
世喬等得嘯聚其中蚕食東路數十年人望之如同紇冒
頰至皇考時蓋一清賴元爵益爲梟傑而曾廷鳳江漢
王果葉景清馬祖昌諸賊亦據有堅巢爲寇恭所從來遠
矣時督撫殷石汀以嶺東故多盜往歲當事雖來兵首事
然徒嘗寇略取所獲一二以奏報虛往虛返卽名殺賊耳
恐不大舉將爲東南憂且此屬皆閩粵人非若強胡不可
化誨旣稱聽撫而猶擁堅巢如故此何爲者也自非望風
解散已列爲編氓者不得言撫于是大誓文武將吏進搗

情形已見
故力主剿

其粟俸斬藍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諸走匿陞巖谷焚溺疾者不可悉數。捷聞賞賜有差。出

七月輔臣張居正上言臣當先帝時所上便宜六事其

一曰綜覈名實。乃當事者說歲時月卒不能以實應。卽所

敷奏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

方郡國者。請令諸曹皆置紀籍。與爲期約。而月令科臣按

之。設所在撫按奉行。詔書不以時奏報。或已奏報而諸

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事。請詔下所司

詰問責令對狀。報可。出大

文

是年兵部侍郎汪道昆闕邊總戎李成梁請展築寬奠等

六堡其地北界王臬東隣兀堂去穀陽二百里方修築十
岔口寬莫堡巡撫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首環跪稱修
堡塞道不得圍獵內地顧質子所在易鹽布工竣學顏疏
請聽市寬莫永莫謂東夷惟易米布皆鹽無馬匹他違禁
物與開原廣寧撫順異卽以市稅量充撫賞予之優品
曰可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穀陽寬莫並有市諸處亦
利互易無敢跳梁當是時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
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
顧遵漢法州三大

凡楠木最巨者商人採之鑿字號結筏而下至蕪湖軍

年清江主事必來選擇買供運舟之用南部又來爭商人甚以爲苦別巨者沉江千俟其去沒水取之常失去一二萬曆癸酉一舟飄沒中有老人素持齋守信義方拍水若有人扶之至一潭以榜曰木龍府殿上人斃梳甚偉面有黑痕宛然所鑿字號也傳呼曰曾相識否老人叩首曰榜已明矣惟大王生死之又傳呼曰汝善人數尚可延令一人負之而出俄頃抵岸則身在大木上衣服皆不濡旣登岸一無所見

出小

魏書

甲戌 萬曆二年

正月西南夷都蠻平都蠻古澗戎也自漢遺唐蒙通巴笮
開犍爲郡治道置吏其後諸葛武侯僅能討平之然亦弗
靖至純皇帝時程尚書李襄城至煩丁八萬之師費金
錢鉅萬越四年僅克霸益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蠻人屯
聚其中出沒爲寇殺掠我人民萬數方隆慶改元蜀當事
者告急江陵以曾確菴請于上詔令往討之曾有偉略
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疾士從間道搗其虛先是言
官有以闕事論劉總戎顯者罪且不貸江陵曰臨敵易將
兵家所忌倘蜀事不効當并闕事遣治之于是言者意

始解而顯竟奮不顧身受曾方略以平蠻自劾凡越六月而凌秀九絲等寨悉平所擒斬俘馘四千六百有奇得首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而還輔臣張居正進講章疏略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後知新

皇上睿明日開若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尋釋則其融會悟入又必有出乎舊聞之外者臣等謹將今歲所進講章重復刪定編定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本裴演進呈雖章句淺近之言不足仰窺聖學精微之奧然行遠升高或亦一助云爾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王希烈充主試官，取孫鑣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孫繼皋、俞夢麟、王應選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後以名位著者，李化龍及李三才、孫鑣、李誌。

上命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等官，引天下廉能官員赴會極門，面加獎賞，仍

詔禮部具簡便儀注進覽。

夏，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蓮，閣臣等進獻。

並以獻。

聖母太廟。甚爲嘉悅。

皇考實錄。成纂修史官。申時行。王錫爵。

遼東大捷

十一月遼東大捷。初東虜見俺荅已得放。而獨巴土蠻連

把亥諸封。不許。故驕踞。取言修貢事。隆慶五年。四月。寇連

山驛。五月。寇盤山。六年。二月。寇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鎮西

堡。遼外。秋。七月。寇鍊嶺。冬。十二月。寇鎮寧。時江陵當國。令

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以授當事者甚備。虜入犯。輒大

剗去。乃糾建州屬夷。以冬十月寇清河。逆首王杲。誘殺我

裨將裴承祖等。督府張學顏。與總戎李成梁。鼓行而前。乘

勝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有奇。獲牛羊無算。捷聞。

論功行賞有差、

廷御屏

十二月閣臣張居正率吏書張瀚兵書譚綸奏上 御屏
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都太守而上文武群臣
姓名、

上命設于 文華殿後省覽、

御筆改字

申文定公爲史官時有袞倦見文是年 御筆改魔字
攷其文作于丙辰歲已十九載、

上方十二歲何由見之間以問文定公公云此內史持入
上覽而喜遂酒筆而公亦以此受 春且大拜矣、
出小

主事龔錫爵爲其子方升補五代祖龔弘之蔭張江陵

外傳

票 旨曰罷。以後年遠親盡的。皆不准補。此公節制亦
自可喜。其後遠者。定以五十年爲期。出小

以禮部尚書張四難入東閣。

吏部侍郎陶大臨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僖。會稽人。大臨貌
不勝衣。而議沉守介。爲講官。諄諄以正。心空欲敬。天法祖。
爲言在吏部。參決大計。所汰留。多得其當。持已實畏。罔失。
而尤嚴于取予。卒之日。家無餘金。士論賢之。子允宜。甲戌
進士。從子望齡。己丑會元。

時陶與諸同里世姻。諸自禮侍爲吏侍。元年卒。陶二年
卒。其銜位贈官皆同。亦一奇也。

乙亥 萬曆三年

編修張位請申飭史職。政閣臣等議疏曰：國家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言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迨後詳定官制，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遷廢。但自職各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昔世宗皇帝嘗諭大學士張璉曰：日每有左史、右史之官，歷代因之。我聖祖創翰林之制，亦有編修、檢討之名。但未見居此職者，盡乃事云。是紀錄之職，本自備官。積廢之由，實在臣下。卽如邇者纂修世宗皇考實錄，臣等祇

事經裁凡所編輯不遺觀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彙括成
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憑增
入與夫釋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求采錄又恐失
真是以 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 二聖之嘉
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
致也矧我

皇上聰明天授洞哲性成 踐祚以來善政為猷庶幾可
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述以章閣代美非
法無極臣等仰稽成憲恭勸時官 將一應合行事宜逐
條詳列于後

一議分管責成照得史臣之職以紀錄起居爲重前
宮禁違版流傳少實堂座遠隔聽非真則何以據事直
普傳信番後看得日講官客道天顏見聞真的又每從
閣臣之後出入便殿卽有審勿謀議非禁秘不可宣
露者閣臣皆得告語之合令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
起居兼錄聖諭詔勅冊文等項及內閣題稿其朝
廷政事凡于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
專管編纂事分六曹以吏戶禮兵刑工爲次每人專管一
曹俱着在館供事不許管求差假致妨公務

一議史臣侍直謹按禮儀定式凡遇常朝記事官居文

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于觀聽。卽古靖頭戟筆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召見臣下儀。以修撰編修。充侍班官。卽古隨使入直紀事之意。今宜遵照。禮制除。陞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常朝。御座板門卽輪。該日記注。起居并史官共四員。列于東班。各科給事中。之上。午朝。御會極門。列于御座西稍南。專一記注。言動。凡郊祀耕籍。幸學。大闕諸典禮。亦令侍班隨從紀錄。至于不時。宣召及大臣。私殿獨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對大臣。自紀。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證次。其經筵。日講。則講官卽記注。起居亦不必另

用侍班

一議纂輯章奏照得時政所寄全在各衙門章奏今除內閣題稿并所藏 聖諭詔勅等項該閣臣令兩房官錄送史館外其各衙門章奏該科奉有 旨意發抄到部即全抄一通送閣轉發史館至于欽天監天文祥異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按月開報其抄本不必如題奏揭帖格式但用常行白紙密行楷書不論本數多寡併作一封送入

一議紀錄體例照得今次紀錄祇以備異日之考求俟後人之刪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宜定著體式凡有 宣諭直書 天語 聖諭勅勅等項備錄本文若諸司奏報

應事體除項屑無用文義難通者稍加刪削潤色外其餘
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
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明白無致混淆其間事蹟可乘
勸戒者但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不得別以己意及輕信傳
聞妄為褒貶

同前

一議開設館局照得東西十館原爲史臣編校之所嘗通
朝堂紀述爲便今合用東館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
一起居二吏戶三禮兵四刑工除典守謄錄人後隨同供
事外一應間雜人等不許擅入其合用紙劄筆墨酒飯等
項俱照舊修同給

歷錄

一議收藏處所照得國史古稱為金匱石室之書蓋欲收藏謹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倣此意凡置一小櫃歲置一大櫃俱安放東閣左右房內每月史官編完草稿裝為七冊一冊為起居六冊為六曹事蹟仍于冊面各記年月史官姓名送內閣驗訖即投入小櫃用文淵閣印封鎖歲終內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用印封鎖如前永不開視

曆錄

一議曆錄掌管照得史館紀錄所用曆錄與守官吏見今纂修實錄即可通融選用合將各館曆錄官選取勤謹善書者二員專錄秘密文字行吏部選擇善書貼寫辦事

吏十二名專寫各衙門章牘撥當該吏四名專管文冊及朝夕啓閉館門常行供事滿日各照常送部撥補不給

恩典

補

一漢補修記注伏睹 聖明踐祚之始卽 召見輔臣于

平臺二年之春 召見計吏廉能卓異者 而賜獎諭通

者以吏兵二部奏除文武職官又 親臨銓選皆古帝王

之盛節三年之間 鴻猷善政不可縷數茲者曠典修復

亦合將二年以前事蹟追書謹錄用傳萬世擬令各官除

每日照前供事外兼將二年以前 起居初政亦照月分

曹以次纂錄其 詔勅等項內閣查付各衙門章奏行六

科照月類抄一冊送內閣轉發 奉

聖旨都依擬行

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工部尚書郭寬援 世宗朝

章聖皇太后母家玉田伯蔣翰乞恩造墳事例題擬折銀
二萬兩

上嫌其薄下部覆議閣臣張居正等疏略曰臣等犬馬微
情敢不仰體

皇上孝事

聖母篤厚外家之心從優議處但思孝在無違而必事之
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

知節高而循禮高乃可久越分之思非所以厚之也踰涯之請非所以自保也

學

五月輔臣張居正請 勅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者非方正博聞之士宜勿遣督學使者所使修起教化毋得日坐都城中虛談晉譽計日待轉使人得干以私宜以時遍歷所部郡邑所至典廉舉孝謹察學官博士弟子每三年四方郡國既大舉士卽令主爵御史大夫察舉其能否御史中丞部使者又非時得以論列其事其能明布論下網紀人倫不涉流俗者卽進其官以有群聚以黨虛論高議若受事請謁反以突梯脂韋奉人者輒罪之博士弟子務崇孝

第廉讓教本尚官毋得勦襲異端游大人成名其有談時
好訐不務成事市語道誦敢行稱亂者令有司論如法
上俱報可

輔臣張居正論邊事疏曰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顏等報稱
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哨已到大寧請兵請糧急于
星火至于上廩 聖慮面諭臣等虜寇猖獗深以為憂比
時臣等已卽 面奏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料無大事請
寬 聖懷今據前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諸酋久已解散
時下正議掣兵及臣等使人于宣府密探西虜青把都動
靜則本首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夷謠

實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舉一詐傳之言，遂爾倉皇失措，至土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于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爲慮也。兵

部以居中調度爲職。尤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只寂無一語。徒使君父日焦勞于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覆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過。前遼之間。近日既爲虛聲所動。征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疎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以上俱文忠奏記

九月北京重建貢院成。工始于二年三月。計儲三十六萬有奇。費以五萬金。閎麗爽塏。遠密崇陘。視舊制不啻三倍。首輔張江陵有記。

十月以翰林院編修沈一貫充日講官時

上重儒臣。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嘗親灑宸翰。賜輔臣及

六卿與講幄臣。賜一貫龍箋。文曰。責難陳善。

聖心之其大。

十一月首輔張居正進。郊禮圖考疏曰。茲者恭遇

皇上肇舉。郊禮大典。臣等謹輯。郊禮新舊圖考。進

呈。睿覽舊禮者。太祖高皇帝所定也。新禮者。世宗

皇帝所定也。按。天地之祭。自周以來。或分或合。其禮不

一。然大率合祭者爲多。國朝自洪武以後。一向合祭。嘉

靖年間。始建分祭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爲便。願茲重典。

今且未敢輕議。謹輯爲禮書二冊。首敘分合沿革之由。次

具壇壝陳設規制圖次列儀注樂章等項而以臣等淺陋之見略述其概竊附于後以備 聖明他日裁擇且以仰贊 明禋之萬一臣等又惟國之大事在祀祀之大者曰郊茲者

皇上親 郊之始正百辟具瞻之初况 郊壇高曠霜露凝寒登降周旋禮文繁縟必須寅虔誠懼乃可孚格于重玄必須收斂精神乃能成全乎 大禮雖 聖敬乾誠昭格有素然茲當行禋之期凡 起居飲膳念慮動止之間尤宜倍加謹慎務期積誠致潔真如 上帝之降臨左右可也

郊禮新舊考附

國初建 國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 天建 方澤于

鍾山之陰以夏至祀 地洪武二年始奉 仁祖淳皇帝

西向配享十年春始定合祀之制時以 天地壇 大祀

殿未成暫于 奉天殿行禮至十二年正月乃合祀于

大祀殿仍奉 仁祖 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濱

山川諸神凡一十四壇三十二年更奉 太祖高皇帝配

享永樂十八年北京 天地壇成每歲仍合祀如儀南京

壇有事則遣官祭告洪熙元年奉 太祖高皇帝 太宗

文皇帝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 國丘于 大祀殿之南

每歲冬至祀 天以大明，夜以星辰，雲而風雷，從祀，建

方澤于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祀 地，以五穀五鎮四海四

瀆，陵寢諸山從祀，但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而罷 太

宗之配，其 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 祈穀祭，奉

太祖 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啟蟄日，行 祈穀禮于

國丘，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秋九月，詔舉明堂

大享禮于 大內之 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享，

玄極寶殿卽舊 欽安殿也，是冬十一月上 皇天上帝

尊號，十八年春，行 祈穀禮于 玄極寶殿，不奉配，二十

四年，拆 大祀殿，改建 大享殿，命禮部歲用季秋奉

大享禮于 大內之 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享，

請卜吉行。大享殿禮隨又。命仍暫行于。玄極寶殿。
隆慶元年。詔罷。祈穀。大享二祭復。玄極寶殿仍。
名。欽安殿而。天地則分祀如。世宗所更定云。臣等。
謹按。國初。天地分祀。至洪武十年。聖祖乃定爲合。
祀之制。每歲以正月上辛日。行禮于南郊。大祀殿。列。
聖。遵行百六十餘年。至。世宗皇帝。始按周禮古文。復分。
建。南北郊。俱壇而不屋。南郊以冬至。北郊以夏至。
行禮。而二至之外。復有孟春。祈穀。季秋。大享。歲凡四。
郊焉。隆慶改元。詔廷臣議郊祀之禮。時。有。進。請。罷。
祈穀。大享。復合祀。天地于南郊。先帝。崇禎三年。無。

改之義獨以 祈穀 大享在 大內行禮不便從 禮官
議罷之而分祀姑仍其舊蓋亦有待云爾夫禮因時制宜
本乎人情者也 高皇帝初制郊禮分祀者十年矣而竟
定于合祀者良以古今異宜適時爲順故來以歲首人之
始也十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節也爲屋而祭
行之便也百六十餘年 列聖相承莫之或易者豈非以
其至當允協經久而可守乎今以冬至極寒而裸獻于霜
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于炎歊之中一歲之間六飛再
駕以時以義斯爲戾矣且 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
開創配享百餘年一朝而罷之于人情亦有大不安者故

世宗雖分國方之祀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肇舉太
享之禮而歲時禮祀止于內殿是斯禮之在當時已窒
礙而暫行矣况後世乎臣竊謂宜遵高皇帝之定制率
循列聖之攸行歲惟一舉合祀之禮而奉二祖並配
斯于時義允協于人情爲順願郊禮重典今且未敢輕
議謹稽新舊規制禮儀而略述其概以俟聖明從容裁
斷焉。

是年春王呆復糾虜盜邊副總兵曹篤厚市夷賞謀某匿
首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剿得二十六級某爲以蟒掛紅甲
授哈納脫走將投土蠻會熊順問質市夷急購某乃走索

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使賀漆，宣諭台，台向忠順，送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傳致獻俘。詔殊果，加台龍虎將軍秩，賜西虜二子並進都督僉事，始果以數寇罷市賞，說名科勺來貢，至是，遼夷屢累，勅十八道中，科勺果也，當是時，王台所轄東盡，灰扒兀刺等，江南盡，清河，建州，北盡二奴，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甚感。

丙子 萬曆四年

正月御史劉臺核奏首輔張居正上疏乞休
上慰留之遂杖劉臺居正復申救竟從寬貸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管城戍

三屯管城

國初捐大寧藩封界兀良哈爲屬夷屏障輔畿郡未幾
匪茹屢我 宣廟出喜峯貢路征之而尚引虜爲梗故
初設鎮守桃林只巳而移于谷天順又移三屯管去喜
峯二舍矣卽忠義中衛三百戶屯地名三屯管在遷安
縣南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締轂其中以要貢路
示重舊城痺薄而隘南有境垣爲蔽殺營卽移鎮府所

芟也。關有闕闕，獨無城守。且屯戍非土著，兩防罷空。爲
以行雖名重鎮虛，亦甚矣。遵化縣去此五十里，忠義三
衛一所附之。而此惟三百戶勢輕，不足犄角。鎮守麾下
移兵餉，顧抱檄印于衛，非所以尊統馭，急禦侮也。自廣
緒來，虜震京國，隆慶之元，入薊東垂而鎮益重，乃以
繼光總理之。邊垣孔亟，經營六年，次第就緒。內地安堵，
二營閭閻日壯，恐谷誦盜爲虜資，常鳩鎮之衆，訓練於
此。芻足，以密戍者病之矣。乃謀闢城于制撫兩臺，會
上卽位，詔增餘邊城，因得請道汪少司馬閱師，條便宜
制，令移忠義中衛于三屯城，內掌印佐武巡捕指揮及

千戶經歷各一佩印赴之。旗軍春秋踐更而有警悉至。遂置衛增營及繕建公署舊城益證明年秋規外地而善其址。三年撤南垣而坏南營以闢之。凡五百五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加五尺爲雉堞而廣半于高。址廣四丈有餘門三。南曰景忠東曰賓日西曰鞏京其譙甚麗而闔次之。徂暑外完秋斲其裏上下有堦以爲之防。次年春二月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如樓臺下旁各開便門周城水洞有二。敵臺有九環以牛馬埧列孔以備睥睨東開塲以積芟菴從衛五十丈其北有聚星堂節東路諸幾西則開武之塲旁墮剛十丈長

二百丈以益之堂台故庫陘茲高敞焉諸將之廳事有五至如歸矣前爲車營四百二十間凡制甚具約費公帑僅六千餘金宅皆操奇以佐之因復勸城內外營房八百餘若保河河南南兵輜重諸署及守備出城公營

營城記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

是書創于弘治十五年續修于正德四年司禮監刻印頒賜再修于嘉靖二十八年進呈未刊萬曆四年題准重修十五年進呈禮部刊行其餘例大約出洛陽餘姚之未出小

輔臣進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

上留覽

出太岳集

七月時歲比不登又多水旱

上詔書教下賜民田租而郡國奉行不勅督賦益急閭閻
愁嘆盜賊竊發詔責有司加意牧養令主計議佐百姓
民有窮餓或歲大侵若歲久賦重度終不能輸將者其悉
除之

出太岳集

時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大帑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
粟終歲勤動不得休暇上下交病閭臣請令今歲賜民
折十分之三實公帑寬民力真兩利之道

士從之

出太岳集

馮司禮保之任都督馮邦寧時以貴倨使酒凌市人遮
遇江陵相班諫姚曠者勸之邦寧手段姚曠曠卽掉其
衣帶同赴朝房白江陵江陵卽致一帖與司禮云其任
之使酒失儀宜戒飭馮杖其任四十奏革職待罪一符
方得與朝列出大

江陵子愆修曰按此一事卽士大夫之賢者猶不能無
護短之意作于言色而馮公信公之深意詞愛以義斷
之可謂兩難矣出大

丁丑 萬曆五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太學士張四維詹事兼侍講學士申時行充主試官取馮夢禎等三百五十九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張嗣修、曾朝節等及第出身有差是科蘇濬揚起元馮琦俱以文行名世庶吉士二十八人以掌詹汪鏜、少詹王錫爵教習之

命考試就教舉人舊例就教舉人看府州縣學訓導之職仍准下科會試一次三年之後考其年力精壯通達民事者陞有司正官次則量轉學正教諭以次漸陞有司以其未經國學作養故資以廩給以進學習事為將來用之

地近年浸失此意不能驟復初制江陵議以所考上中卷
兩項內畧示釐正擬以上卷授州學正中卷前半授縣學
教諭後半俱授以府州縣各人才衆多所在儒學訓導仍
准會試一次三年之後陞正官今次查有見缺盡與除授
如員缺不發着令在部聽候陸續選除毋令盡撤回籍以
收政體併照例施行

五月 詔修慈慶 慈寧宮首輔張居正上言 兩宮規
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
聖母萬壽不宜時誦舉處令群臣噴有頌言

上入告

聖母得罷之

御史陳王道請易試院苦舍以木京師試院改舊禮部爲之乃正統年間事南京試院乃錦衣衛指揮紀綱沒官舊房地下時有甲馬聲景泰五年府尹馬諭奏請改之以前皆于武學借用搭蓋苦舍然試院雖改其中搭蓋如故至是始易以木然不如今之磚舍更爲完固可免火災

六月嶺西羅旁平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數江急峽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徭窟穴其中自開闢以來未有闕其藩者國初鄧申國用剗業兵甫能定之其後馬恭襄葉文莊韓襄毅雖彈壓其間亦不能蕩平張

璉吳平事無論已至。世宗朝諸徭召陽春山民耕而與浪賊黃德祥等四千餘人雄據兩山轉相寇掠蔓延。三朝不可撲滅前督撫殷石汀既討平患潮上疏言賊當誅一時議者多搃禁舍之見會石汀入爲大司農首輔張江陵推轂大司馬凌雲翼請賜璽書屬凌去審定計畫計賊許留歲入帑金十一萬爲助瀕行江陵謂凌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卽今五指非三八寨諸徭雖乘間竊發然要當審所緩急耳凌旣至乃部署十道師號三十萬八道並進克木夷山推破諸岩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

上賜齊有差

首輔張居正奏請

清定大婚
吉期

聖母裁定 大婚吉期疏曰臣等見欽天監題稱

皇上大婚禮擇于十二月大利然未定有年分臣等恭照
祖宗列聖婚期多在十六歲出幼之年 英宗皇帝九歲
登極正統七年正月成婚 武宗皇帝十五歲登極正德
元年八月成婚 世宗皇帝亦十五歲登極嘉靖元年九
月成婚皆在十六之年今

皇上聖齡方在十五 中宮亦止十四歲若待來年十二
月則過選婚之期一年有餘于事體未便若即用今年十

二月則又太早矣。該監又稱一年之間止利十二月餘月。皆有礙。臣等竊惟帝王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凡時日禁忌。皆民間俗尚。然亦有不盡然者。臣素性愚昧。不信陰陽。選擇之說。凡有舉動。只據事理之當。爲時勢之可爲者。卽爲之。未嘗拘泥時日。牽合趨避。然亦往往誤蒙天幸。勅復吉利。况

皇上爲天地百神之主。一舉一動。皆將奉職而受事焉。又豈陰陽小術可得而拘禁耶。仰惟

兩宮聖母。旣已煥選賢淑。作配聖躬。臣等亦豈不欲及早贊成嘉禮。以爲萬年嗣續之計。以慰日游仰望之心。但

如該監所言實未穩便適聞

聖母慈意亦欲候明年二三月萬物發生之時舉行大禮仰惟

聖母睿見極其允當考之古禮皆以仲春會男女侏天之
咏見于風人今若定以春時則既有合于天地交泰萬物
化醇之意且當

皇上聖齡十六又率遵乎累朝列聖之規不遲不早最
爲協中夫婚姻大事人道所重然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今此大禮亦惟取裁于
聖母之一言耳仰頌睿思再加斟酌定以明歲或取三

月春煖之時。或用四月清和之候。諭下臣等。傳示各衙門遵行。次日

上批欽天監本。朕奉

聖母慈諭。着于明年三月內擇吉行禮。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命閣臣撰勅。加恩監修總裁等

官。

上奉

聖母慈旨。遣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刑。張居正覆

奏曰。臣等仰惟

聖母慈悲。不殺之仁。

皇上將順好生之美，敢不仰承以廣德意。但查我祖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死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至秋後者，鞠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累年不行處斷者。至嘉靖末年，世宗皇帝以齊醮奉玄，始有暫免不決之令。或間從御筆所勾，量行處決。然此實近年姑息之弊，非我祖宗垂憲之典也。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雪霜，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

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招情有殺祖父母、父母者，有毆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強盜劫財殺人者，有鬪毆逞兇登時打死人命者，據其所犯，皆絕滅天理，傷敗彝倫，仁人之所痛惡，覆載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

皇上願欲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康誥曰：惟迪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濬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彼寇攘姦宄不孝不友之人，所犯至于如此，若爲政者不加以刑，則天與我民之常道將至于

次小而壞亂。必須速依文正所作之法。刑之而無赦。文正謂民如傷。右所謂仁聖之主。而于此等之人。亦必刑之。而無赦者。良以爲惡之人。彼自蹈于刑辟。雖欲生之。而不可得也。且稂莠不鋤。嘉禾不茂。冤憤不泄。戾氣不消。令

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憤于幽冥之中。明王聖主不爲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爲妖沴。氣稜之變。下或招致凶荒疫癘之災。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而已。獨奈何不悉于有罪之兇惡。而反悉于無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况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評審。九

大臣廷鞫皆已衆證明白輪服無辭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繫牢獄耳然與其暗繫牢獄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以懲奸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闔防又虧國典其于政體又大謬也伏願

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違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于浮屠之說毋流于姑息之愛奏上

聖母仍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若聖心不忍盡殺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揀其情罪尤重者計決數十人餘姑守囹圄監候俟明年大婚吉典告成然後樂免一年則

春生秋殺。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

上九仍命照例行刑。

九月首輔張居正父訃音至。

帝手諭宣慰。仍遣官賜賻銀五百兩。紵絲十表裡。新紗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硃香二十斤。燭一百對。麻布五十疋。

兩宮太后亦賜賻儀與

帝同。各上表謝恩。

禮部題請居正父卹典奉

聖旨。與筭祭加祭五壇。

張居正乞恩守制不允

帝命司禮監差官一員同居正子嗣修馳驛歸替藥事完日卽迎毋來京侍養

居正上疏乞暫避 諭旨辭休守制 仍歸葬從之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

天官書曰斗丞相之位彗出斗牛女主大臣移徙天子愁兵起天下受怨

大內火

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復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

江陵丁憂奪情，吉服供事，編修吳中行上疏，奏爲因變
陳言，竭愚求明大義，以植綱常，以隆治安事，頃者天象
示異，星變非常，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臣工，修省共
圖消弭，臣愚以草芥微軀，荷蒙皇上作養，洪造思效
涓埃之報，靡由也，且政事所當興革，有官守者能圖之，
臣寮所當刺舉，有言責者能言之，非臣所宜與，亦非臣
所敢及也，第卽今日之大者要者爲，皇上陳之，書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言天而必言民者，蓋
天人相通，感召有自，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撥諸天
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

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而 皇上眷倚則殷慰勉特
至此豈惟明良相與稱 帝王之盛節而已哉仰惟

皇上以受遺顧命之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孝也爲 社

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卽 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奚

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家人臣區躬之義

也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勿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

皇上之意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

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籌長

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君之使臣也

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文也必以

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之從衰得白。從白得老。音容相際。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制匄苦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臣連日見其衰經之容。擗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爲悲哀者。人皆爲之酸楚。而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于廟廊之上。且責之以訏謨。決策。謂元熙載焉。或者非其情也。臣聞之。禮義由賢者出。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域中之共仰元輔者。又不以其賢乎。賢者禮

義之宗也。矧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具瞻，必正已而後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今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元輔之所以不容不留者，其微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觀逃聽之夫，拘曲守常之士，人人然也。或因其不去之迹，而歸以不遵之疑，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里諱巷議乎？夫與情未快，革而無庸，而皇上尚欲其教化施，政端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遵教用，彰下式焉。或者非其理也。元輔之爲賢，誠也。其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其一二言，守之勿之有違。

焉耳。宰子短喪。孔子曰。子有三年之變于其父母乎。王
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然則終喪者。正聖賢
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國家令甲。丁憂
守制。二十七箇月爲滿。雖庸人小吏。匪喪有律。惟武弁
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即
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
時諍之後。世譏之。乃內閣二輔臣首題之疏。方以計聞。
遂以例請。亦謬矣。至臺省諸諫官乞留之疏。實爲鋒解。
尤昧成憲。抑又謬矣。然則奪情者。正非祖宗之法也。
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忍。所不敢。而委

旋迂遲不得已爲辭俸之請又不得已俟 大婚之期
臣務有以諒其心焉若之于臣死生進退惟其命而無
所逃也夫 皇上無俞允之命而屢瀆不止則尤有所
大不敢者禮意隆渥札諭詳懇相須甚殷誠千載一遇
也夫 皇上有殊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太不
忍者然則所望以卹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 皇
上曲體而俯容之耳况卹一時之情正所以安其心而
責效于他日全一人之節正所以端其身而錫極于兆
民則 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爲 社稷爲生靈而臣
則謂 皇上宜俯容之者亦所以爲 社稷爲生靈也

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問理日召見大臣益明習內
家事不以情欲漸開而懈心生不以疆圉儲寧而侈心
生怠荒是或朝夕惟勤將見聖德日盛世道時雍凡
元輔所深望者皇上能終慰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
仍虛位以待則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實封
上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容其給假營葬峻事趨
朝暫往邇來以副倚注斯君恩親誼下孝臣忠一
舉兼得萬世有辭矣矣倫攸敘風化大行則人心安天
意順或亦弭災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來也
有師弟子之分長臣以爲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吐

露而復以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亦
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違 聖意必
觸 天威又豈不知臣之官典在筆札何爲隱默亦匪
深曠願不優游清華而敢于干犯 雷霆哉然照 井
垂勸戒亦史臣之職也與其記述于簡冊以彰穢示懲
孰若披陳于 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求後世無遺
議也伏惟 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芻蕘之習尚垂神俯
納焉元輔幸甚愚臣幸甚至明日檢討趙川賢又上疏
奏爲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隆 聖治事臣
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

人心之安何也。天不外乎理而已矣。人心之所安。卽天理之所合。故人君舉事一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降康。一不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示沴。其幾雨澤而實有捷於桴鼓者。是不可不慎也。頃自天文示異。禁出西南。大內火警。發微屢出。皇上兢惕不遑。下勅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籍籍。或以剝察大臣。或以修舉庶務。因率然具矣。然臣猶以爲詳於小而未覩其大者也。臣請不避斧鉞之誅。爲陛下正言之。臣聞賤臣叩心而飛霜。賤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人一事之微。而猶足感動天變如此。况事在君相之交。而道屬倫理之重。

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制，疏至再三，而陛下留之至再，四臣每讀其疏，輪誠寫哀，情淚竭盡，無可復吐，未嘗不爲之歎歎飲泣，而獨不能以少回陛下之聽。陛下固以輔臣受先皇付託之寄，繫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籍苦處塊，銜哀茹痛，而不能勉承於陛下勤懇之命者，亦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爲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世儒之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千百年以來，亦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之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貴，起其臣于衰絰之中，此特權一時緩急

而有不得曲順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禁立形神，摧傲有識者，臣竊憂之。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陛下挽留之意，欲遂聽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久，有抱恨於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于一日，臣不知陛下何忍于此也。臣查得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奉旨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

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

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誠之忱，忽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之迷聽風聲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何以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助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願收之於一日，臣又不知陛下何忍而爲此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爲干天和動星象之大者，莫甚于此矣。陛下若庸憫輔臣不使之憂傷致性，則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卽善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勅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貴限，赴闕不得延悞。如是，則其父子音容之垂隔于十九年

者庶幾決其痛于憑棺之一憤。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無疑而陛下所以處輔臣若臣父子之間者庶幾備道而無遺議矣。然臣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礼法之司。而任繩糾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立而射迎合之爲已也。今輔臣之留。皇上主之亦既有成命矣。烏用是嘵嘵者哉。臣竊意其始之遲迴而不言。是猶以經常之見。其陛下之曲體乎輔臣。而其既且言之而不置者。不過逐影附聲以希寵榮之念。而幸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

而倡異論皆斯言之啓矣。故今諸臣之所可自解者。獨
幸輔臣各行不至于大墮耳。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
勢而竊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乎。臣誠不知其
可也。臣以爲人紀之所以植。國是之所以定者。固不特
一時治安之計。而實萬世治安之計也。陛下不可不
審察于此矣。且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豈非以
在廷諸臣。未有稱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堯舜
不聞以五臣之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
乳之居。而墮其求賢之心。亦願陛下擇而用之。何
如耳。陛下誠于朝講之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讀以

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
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適寒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
有如輔臣者踵出于其間以稱陛下之任使如是則
輔臣卽去猶之其留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輔
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舉顧不愈于以愛勞萃輔臣
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和也哉臣愚昧
莫測于天人之際竊以爲當人心而合天心者其事莫
大于此敢昧死爲 皇上陳之惟 聖明采納焉臣不
勝隕越戰慄之至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
皆言其志親貪位江陵大怒時太宗伯馬公自強曲爲

解江陵跪而以一手撫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王學士錫爵徑造表次爲之求解江陵曰聖怒不可測學士曰卽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屈膝于地舉手索亦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學士大驚趨出十月二十一日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卽日舉出國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鑄玉杯一曰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滿生氣道之琢之永成是以贈中行鑄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隱不惜割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思孝復加錄鎖且禁獄遲三日始僉解發戍爲更辛楚時卽元

樞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跪上越二日受法請
成貴州都勻衛時申文定爲掌詹侍郎護持甚至
伍袁萃曰國家自開創已來大臣多奪情起復恬不
知怪得羅一峰一疏振已淪之名教覺久昧之良心此
大有關係文字且只以綱常二字爲主而反覆發明之
親切確實若鄒南阜疏則入江陵他事而大意亦與一

峯同

出史錄

戶科給事中李泳疏言大婚吉禮首輔張居正有服制
不宜與執事請乞改命不允

是年會元馮夢龍以庶吉士告歸既滿入京時浙中庶

常凡四人沈自邠陸可教楊德政皆已留館故事一省
未有盡留者馮當補別署其座師蒲州張閣學鳳磐憂
之蓋張方恣睢其子居二甲馮遇之初無加禮張怒言
于父曰彼恃會元決留館故爾因盡留三人將以抑馮
并示諸詞臣意指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且駐郊外俟
江陵有家慶過拜恭甚而微作邑邑狀江陵懼問故且
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盛頌曰為馮子館事江陵憐
之曰是會元還他編修蒲州悅飲盡惟方出次日入朝
補館職此與于文定公筆墨所述陸平泉留館亦籍座
主張龍湖頗相似要之分宜雖貪江陵雖復決不令會

元旣入館復爲他官彼視一編修只是本等官世蕃索
松綾之說亦未必眞渠眼孔儘大希罕窮措大一絲能
湖具銀幣之說尤贅林旣留安川此正不用于先而今
乃作謝儀耶出小節

戊寅 萬曆六年

丙申大婚

正月禮官請舉大婚 詔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名使

聖母慈聖皇太后諭

其略

帝曰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
前時聞見訓教爲此愛思爾一身體 天地神人之主所
係非輕爾務要萬分添養節飲食惟起居依從老成人謙
勸不可溺愛祗席任用匪人以貽我憂這箇便可以祈天
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敬承之勿違

庚辰大捷

上方行嘉禮遼東大捷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奏至敘錄有
加先是黃台吉握鞏兵養家奴恭張委禽王台王台涕泣

行冠禮

以來女黃台吉子一時言稱謂王台陰陽不可知 朝廷
令邊將仍善遇王台萬曆二年王台生致王果獻 闕下
斬賊一千有奇繼戰平虜獲級二百至是復犯遼河劈山
我兵出邊二百餘里追斬四百三十五級

上行冠禮賜輔臣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及講官申時行
正字馬纒文等銀幣各有差

三月 大婚禮成上

兩宮聖母徽號 仁聖皇太后加諡安 慈聖皇太后加

昭文

張居正請假歸葬 允之

江陵歸葬甫畢，荆中兩道請閱操，遂吉服上坐，用總督軍門禮。花紅賞賚，累賜百金。

二司自謁吏部都察院，庭參有跪。至朝房私第，及驛傳遞送，則惟長揖而已。閣臣雖尊貴，無跪禮。江陵之奔喪，所經者分二司，皆出數百里外，以謁。然跪者十之六七，暨還朝，則先遣牌謂本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遵禮。見部禮，于是遂無不屈膝者矣。

馬自強進爲文淵閣大學士，中時行進爲東閣大學士，遼東報捷，斬敵四百七十有奇，總兵李成梁副總兵陶承警副使翟縉總督梁夢龍巡撫周詠本兵尚書方逢時

侍郎曾青吾，詔光先，勅臣呂調陽、張四維、馬自強、申時行，
陞賞有差。

五月，張居正奉 旨還朝，召見于文華殿西室。

上問沿途經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邊事何如，居正具對
甚悉。

上大悅，賜休沐十日。

十二月，前少師高拱卒，命復其官，予祭葬。

宗藩事例，宗藩要例書成，頒示諸侯王，先是 肅皇帝

時，公族繁盛，國用周竭，以故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
意抑損，甚或自相乖亂，不可訓，閣臣張居正、張四維、申時

行等念諸侯王皆骨肉至親而今至是不足以稱天子親親至意乃略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上言請勅禮官集群臣議著爲憲令昭示諸侯王今大宗伯潘城所定宗藩事例徐公所定宗藩要例諸侯王旣感泣登視上而薄厚親疎有體又不至重困民財足稱不刊矣

附周臣疏曰竊惟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爲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此時禮官亦自以稽考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旣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尙多有未當

者，推原其意，徒以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國家之財力已竭，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爲隄防，嚴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抵牾，或裁削太苛，有虧敦睦，或擬議不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外，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使奸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可知其衆，如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高皇帝所定，載在會典，蓋以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詔勅爲然，今乃樂從裁革，此減削大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親王故絕，既許爲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親第親任，方

葬封

房屋

墳塋

葬

婚

封

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親侄而繼封者，此擬議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帝孫、王孫之異，當視親疎以爲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概停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今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郡王體亞親藩，乃身後墳塋，槩從停給，此恩卹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視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祿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與親王

故絕

法絕了

法林再印

同城住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樂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無序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追繳，今乃樂從繳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度及花生傳生子女，且請名且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邊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

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見今該部處置宗藩事情。悉用此爲準。因時救弊。似亦未爲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求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術。使情法允協。哀益適宜。乃足爲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例。議實多未妥。臣等欲因仍。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碍施行。欲徑從改易。則先皆題奉。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擅爲更定。合無勅下禮部。遵照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累朝見行事例。係關宗藩者。悉行裏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聖裁。著

爲惡令。然後爾送臣等。禁入會典。廢法以盡一而可守。全

以堅信而不後。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

出太岳
英議

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呂調陽致仕。

巳卯 萬曆七年

所成
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所及僅一二縣至嘉
靖中河決崔鎮呂泗冲龍窩周營等處往往奪淮流入海
淮勢不敵則或決高家堰或決黃浦或決入淺淮揚諸郡
悉爲巨浸河高出民屋上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湖
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算又其從小
河口白洋河核永壩諸水越歸仁集直過泗州則其患不
獨在民且憂在陵寢矣異日者漕臣請開草灣夫水以
海爲壑開草灣誠是矣然金城等處不足以分段水怒以
數千里巨浸而獨今雲梯關當水衝此勢所不得爲者也

當是時有請漕海者有請開膠萊河者有請開泃河者有請開衛河者有謂新集故道當棄者有謂朱家口等處決口當勿塞者有請鑿范堤者有請開新興塲牛團浦導駐陽諸水入海者紛紛籍籍迄無定論大要以爲天子日有事河而河且不可爲矣

上一日以問輔臣張居正中時行因進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

上乃降 聖書卽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及留所折科漕粟八十餘萬金不問出入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治其諸方命不及事

事者下詔獄鞫治之。于是當事者人人惴恐，建宮舍河上，
脩厝沾塗，日夜焦勞，蓋踰年而告成。事爲土堤若干，石堤
若干，塞決口若干，建減水閘若干，計費不過五十餘萬，省
羨金二十四萬，以歸水衝。今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兩
堤相望，蛇蟻綿亘，殆如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且黃河以
歸，仁堤勢不得南決，其勢既不能及。陵寢又高，家堰既
塞，淮不能奔黃浦，皆盡趨清口，會黃河，由安東雲梯關入
海。田廬皆已盡出，數十年棄地，轉爲耕桑，而河上萬艘得
捷于轉輸，入大司農矣。

出文忠
行實

特恩裁簡鎮南堅錯求通貢。堅錯者卽關化王荅賴判麻

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戒淫殺為處所。尊禮稱輪迴轉法功德。世界佛大闡師。萬曆五年。套首切蓋黃台吉。約俺荅迎堅錯西海上。飲長生水。俺荅所從部落數十萬人。徒以奉堅錯教。無淫_其淫_者。其教化可知矣。

定時

詔更定時享祝文。時太常寺卿溫純等送閣手本。開稱

太廟時享原設。九帝后冠服。今祝文內稱。五廟。皇

祖考妣。太皇太后。皇高祖考。憲宗純皇帝。皇高祖妣

孝貞純皇后。皇曾伯祖考。孝宗敬皇帝。皇曾伯祖妣

孝康敬皇后。皇曾祖考。睿宗獻皇帝。皇曾祖妣。慈孝

獻皇后。皇伯祖考。武宗毅皇帝。皇伯祖妣。孝靜毅皇

后。皇祖考世宗肅皇帝、皇祖妣孝潔肅皇后、皇考
穆宗莊皇帝、皇妣孝懿莊皇后、職等照得。寔廟而下
既備列。六帝后乃又加以。五廟則不止于九矣。今查
五廟內實止。太祖。成祖。英宗三廟。該祭而祝文則
多稱。二廟于座位未合似應改正其歲暮。大禘東壁
下配享設壽春王以下共十五位神牌。按。帝系圖壽春
王于。太祖為伯、霍丘以下七王為兄、寶應以下七王為
侄、自。英宗以來相沿稱壽春及霍丘以下七王俱為皇
高伯祖寶應以下七王為皇曾伯祖倫序既紊且世次已
遠不宜仍稱高曾伯祖查親盡。帝后止稱徽號今諸王

似因改稱本爵庶予名義爲協關臣張居正等奏議曰恭
照時享之制止于九廟太祖成祖百世不遷其
餘則以親序而祫廟不與焉查得先朝祝文弘治中
自憲宗而上稱八廟太皇太后嘉靖初自孝宗而
上稱六廟皇祖考妣太皇太后至孝烈皇后升祫
仁宗奉祧始稱五廟隆慶年間因而不改蓋其時世
宗新升之主卽孝烈舊祫之位世數猶未增也至我
皇上嗣統則世次異矣乃時享祝文自皇高祖憲宗
皇帝至皇考穆宗皇帝已備六廟之數而太祖
成祖英宗三廟猶仍五廟之稱揆之世數名義委屬

未受臣等竊惟孝莫大于尊祖禮莫嚴于假廟當

皇上躬親對越之頃正祖宗神靈陟降之時帝后尊

稱不宜徑從簡略廟祫世次尤當序列分明合無比照

歲暮大祫禮將時享祝文通列九廟帝后聖號以

致如在之誠不必更稱五廟字樣其大祫配享壽春

等王親屬已遠稱謂未妥宜將諸王神牌俱止稱本爵其

皇高伯祖等稱盡行裁去庶得情禮之當合候命下容

臣等另撰祝文進呈御覽祭下該寺并壽春等王神牌

一體遵照改正從之

三月戶部進御覽揭帖云伏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

十五萬。乃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夫歲出則浮于前歲。入則損于舊。此不可不知也。于是國臣因言王制量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况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願

皇上以主計所上疏張便坐時時省覽。

戶部奏 四月 詔停鑄時

上方以賞賚缺資。命主計鑄大錢進。用京師小民多積嘉靖錢。詎言止行萬曆新錢。不行舊錢。人情甚以爲不

便且取外府之儲以充內庫。失舊制矣。閣臣力請停鑄。上命罷之。

工部都給事中王道成等奏言。蘇松大水。民投死不服。請酌減織造段疋。

聖諭云。東南地方既有災傷。這段疋等項。准減半織造。其支費銀兩。着戶工二部措處。毋得加派小民。

首輔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竊聞致理之具。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年以來。仰荷

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卹。查驛傳。減徭編。省冗員。懲貪墨。頃又特下明詔。清丈田糧。查革冒免。海內所訢。如獲更

生矣。然尚有一事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財力有限。卽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餒。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卽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肝袖空而民不堪命矣。况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咨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窘墊之欲。

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亦往往有之夫與其使
朴窮民浚其膏血以寔奸貪之囊橐孰若施曠蕩之恩
與小民而使其皆戴上天之仁哉昨查戶部自隆慶元年起
至萬曆七年止各省直未完帶徵錢糧一百餘萬兵工二
部馬價料價等項不與焉而蘇松兩府拖欠至七十餘萬
蓋以彼處稅糧原重故逋負獨多其間固有豪右奸猾特
頑不納者然窮民小戶力不能辦者亦有之而有司之令
但能行于小民不能行于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獨當之
昨該應天巡撫孫光祜具奏請蠲戶部以干係 國計未
敢擅便議覆臣等竊謂布德施惠當出自 朝廷若令地

方官請而得之。財惠歸于下。忽歸于上矣。臣等愚見。合無
特諭戶部。會同兵工二部。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逋負。幾
何。除金花銀兩。係供御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
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將管
撥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
供。在百姓易于辦納。在有司易于催徵。閭閻免誅求之煩。
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況今考成法行。公私積
貯。頗有贏餘。即蠲此積逋于國賦。初無所損。而今膏澤
洽乎黎庶。頌聲溢于寰宇。民心固結。邦本輯寧。久安長治
之道。計無便于此者。奉

聖諭朕聞各處帶徵未完錢糧苦累小民者戶部查節年
所欠幾何即今應否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勒限
完納還會同兵工二部一併議處來說

六月治河運同黃清宰贈卹有加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
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服俸築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
寶河堤積勞死于寶應之寧國寺至不能殮生時伉直與
人言必自稱名至今嘉興人猶能言之

清在寶應築土石二堤支河工銀四萬餘兩銷銖磨笑
上下皆不得欺媚嫉之甚時已積勞得嘔血病水次渴
所司令人密促其板墜下救起死矣尋復甦掖入城凡

二日氣絕蓋萬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僅五十八奏
聞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之。曩管理海塘採石湖州朱
月溪親受役見清徒步出入慰勞夫匠備極勤苦運石
甲首自危酒勞之無絲毫他費人人感激府君部下
人逸為盜事發逮捕獨移文昭雪得免即家立碑祀之
後聞變致祭哭三日初不知何許人嘉興題名記亦不
載蓋惡而削去之也後江右一士子談及始知為上饒
人今其子孫不知何如出小

琉球一差最為煩費嘉靖間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之
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月萬曆初年

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之奉使也。以丙子即九月其
行也。以己卯夏五月巨艦造作。文移來往。非經年不能
成。桅木尤艱。丁丑歲造成。復破。一造費可九千金。官吏
從人廩餼不與馬。及到國。日有餽。旬有問安。月有筵宴。
隨從四五百人。淹留五六月。糧食摘賞不可勝計。故吾
學編有彼國遣陪臣至省城領封之說。出小

是年王兀堂數掠新莫永莫。寃莫諸堡。無處數十輩。夷酋
佟馬兒章金等三百餘人。不入市。牧馬松子嶺。聲言各堡
本住牧故境。不與貢者。值秋深業落。馳塞也。亡何以五十
騎。從林剛谷入。我師追逐。獲二級。蓋先是七月開市。覓莫

皇明御制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恭將徐國輔弟國臣及蒼頭軍劉佐等減價強鬻參、陔、市
夷幾斃以故諸夷忿欲修葺巡撫都御史周詠等請按國
輔如法傳諭兀室戰諸部然是後諸夷絕跡關市兀室與
秦首趙鎖羅骨亦妄覲貢路有違言諱張遼塞矣。

庚辰 萬曆八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中時行掌詹事禮部侍郎余有丁充主試官取蕭良有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懋修蕭良有王庭諤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品位最著者李汝華黃克纘張鴻臚衛一鳳劉元霖許弘綱楊鎬並尚書而顧憲成魏允中柯挺饒姜士昌蕭良有以文名

首輔張居正服除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前所與錦衣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居正辭太傅從之

行耕藉田禮。

首輔張居正乞休不允。

設專官纂修會典，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暫解部事，以本官仍管詹事府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許國協管府事，俱充副總裁。各暫停常轉。專在史館遵照。勅諭事理，將新舊原本細加考究，另具稿送閣中刪潤。

十一月，詔度民田。先是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偽滋，編戶未民，無所得查，其勢必易常產。令豪民得以為姦，以故田賦之弊孔百出，而其大者曰飛

詭曰影射曰養號曰掛虛曰過都曰受獻久久相沿引為

故業于是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特以力薄莫可如何始

受其病矣及縣官責收什一貧民鬻妻子不能輸納則其

勢不得不行攤派蓋自浮糧所在多有而天下盡受其病

矣天下病然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

減額今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高

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又

受其病矣國宋閣臣張居正欲行清丈以洗其弊時勞中丞奉

詔荒度闕田闕入以為便居正遂與次輔張四維申時行

大司徒張謙請 詔行諸路所在強宗豪民敢有撓法若

皇朝使信錄 卷五十一

便民

潞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明詔切實以故天下奉行
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廉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
無有隱奸益既不減額亦不益賦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
能併兼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中
則國初故額得以減科民賦幸益以輕而天下丈尺皆
冀幸有田以爲世業矣

陳壽

十二月首輔張居正等請敷陳 謨烈以裨 聖學疏曰
先該臣等 面奏

皇上春秋鼎盛宜 省覽章奏詳究治理于字書小學不
必求工以後 日講請暫免 進字容臣等將前司題奏

緊要事情至 御前請解 面請裁決伏奉 命旨臣等
欲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應奏事件與 日講之期多不
相值或係常行細務又不敢煩 聖聰卽恭侍 講讀
須臾而畢拱默而退不得供奉 庶間從容陳說雖欲竭
悃效之愚效獻替之益其道無由非臣等 面請奏事之
初意也頃奉 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
圖所以仰承 德意啓沃 聖心竊以爲遠稽古訓不
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
矢謨作誥撮其大指不過所言日明言烈祖之成德日親
揚文武之光烈而唐憲宗請貞觀政要諫慕不能釋卷宋

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爲盛事良以堯堦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既真又足爲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于此仰惟我二祖開創洪業列聖纂紹丕基奎章睿謀則載之寶訓神功駿烈則紀之實錄其意義精深規模弘遠樞機周慎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閔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之可徵家法之易守者也夫

皇上所踐者祖宗之寶位所臨者祖宗之臣民所撫馭者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祖宗之威德則今日之保泰持盈興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哉

惟在

皇上監于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臣等謹屬儒臣將

累朝寶訓實錄副本送一檢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

四十九款

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

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

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

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

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

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

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雖管窺

鑿淵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略備矣但簡
冊浩繁述難卒業宋臣等次第纂輯陸續進呈擬俟明
歲開講以後每晨講既畢臣等恭請 文華殿後講解

訓錄一二條相述大指如

皇上偶有疑難卽望 而賜諮詢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
隨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卽于講後 而奏請
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
開發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

皇上留神聽覽電勉力行祝 訓錄之在前如 祖宗之
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謹法有常緝熙無間卽 燕

息深宮之日猶出御講帷之時則聖德愈進于高明
聖治益躋于光大而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效萬
分之一矣。

朱平涵館于沈氏阡步之野薄暮覺五里外洶洶人聲
如捕賊者稍寘聲益近而厲如數千人水戰狀大呼擊
撞主人懼以小舟遁去朱步墻外火光四合燭在樹端
與人聲振動大地漸漸近在隔河而擊之左右竟不能
逼朱心知妖術不爲動夜半方熄次日歸家知澤中亦
爾蓋廣袤且有里矣此妖術所爲捕兵遇一舟有人方
剪紙人馬僅寸許擒送官治之後不復作。

是年，建夷王兀室連犯發陽寬奠，已復入犯永奠堡。我師
御敵追奔，出塞可二百餘里，至鴨兒廣，得虜級七百五十
四，捷聞會。

上春，祀併敘紅上城功，督臣梁夢龍、撫臣周泳及大將軍
李成梁各陞賞如格。成梁子世伯爵已而兀室復以千騎
從林剛谷入，副總兵姚大節追奔至葛祿寨，獲六十七級。
爾後兀室等並遁伏，建州部益弱矣。建州考

辛巳 萬曆九年

入邑

正月首補張居正請令翰林院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
令侍

上清讌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其疏曰臣等伏
視

皇上近日以來留神翰墨一切嬉游無益之事悉屏去不
御仰惟 聖學該洽 睿志清明不勝慶忭夫人主一心
乃萬化從出之原亦衆欲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所繫弗納
于邪然後發逸之念不萌而引誘之奸不入故雖筆札小
技非君德治道所關而燕閒游息之時藉以調適性情收

歛心志亦不悖于孔氏游藝博文之旨。比之珍奇玩好馳騁放佚之娛。則相去遠甚。未必非

皇上進德養心之一助也。但竊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載筆操觚。奉侍清燕。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選。供奉待詔之員。宋有秘閣待制二館著作。或承詔登答。或應制賡酬。皆下語言文字之中。微寓風勸箴規之益。卽今之翰林官是也。國朝建置翰林。于一榜進士中。拔其英雋。特異者。除授此官。固欲儲養德望。以備啟沃。任樞機。然文史詞翰撰述討論。亦其本等職務。

皇上卽有任使。不必他求。如自講諸臣。皆文學優贖。臣

等慎選以充見今記注起居日還在館供事外其餘見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擬令分番八直每日輪該四員與同日講官在館祇候

皇上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欲有所採錄鑒賞名筆欲有所題詠卽以屬之諸臣令其擬具草藁送臣等看定然後繕寫進呈聖覽或不時召至御前而賜質問令其發摠蘊抱各見所長因以觀其才品之高下他日量能擢本自可斷于聖衷且諸臣因此亦將自慶遭逢益固稱塞爭相淬勵以求見知于上其于聖明辨材審官之道亦默寓于中矣

文忠奏草

武義孝子王世名。父仇。赴官請死。當事欲全之。孝子不忍廢。朝廷法不食死。世人悲之。吳邑孝廉張以翼爲之立傳。

傳

孝子諱世名。婺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爲族姪俊以爭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埋。乃俾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俾受之。雖銷鉢固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給父像。自像學劍。侍惡寒。朝夕泣拜。購一外銘之報。雙字。毋與不知。世服闋。遊四方。不專事米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假之。而已。子甫數月。撫之謂

好邑令

發

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後飲於其鄉。醉歸。孝子乃迎而揮其所購。亦立碎其首以報。警故號於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所向封識。租價餽。值及宿購首狀。赴邑請死。時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歿之日。六年于茲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讐是實。乃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訊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汪曰。檢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曰。吾忍痛六年。始發者。爲何不恐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奚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啜妻。絕吮柩前。獻屍臺下。汪

父之有傷
有條可於
有行之人
可証而後
令孝子以
不忍檢之
受死即無
而功而全
致是可恨
可恨○前

憐之遂移文請於郡言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強顏與
讐同室矢志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貲不遺鎔銖鑄報讐之
刃懸之棺像就理恐殘父屍卽死慮絕親後歲序屢遷剛
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揮刃於讐人其
投身於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但世名豈不
毀父屍以生惟求卽父柩而死一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
名不檢固死檢亦死也捐生忼慨旣難卒保其身而就義
從容是宜曲成其志今無放歸故里聽其自裁當道可其
議孝子遂得歸歸之日注囑之曰子行吾且來子無卽死
吾終不惜爾父旣朽之骨而不以全爾孝子仍以死自誓

捐毀母姓

東元

爲

得

事

法

此

之

不

去

歲

版

心

下

人

列

能

子

可

在

也

也

也

也

也

誓不欲檢汪喟然曰浮生有涯令名無已孝子王色曰豈
謂名哉理固常如是其毋迎而泣孝子曰身固父之遺也
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
若姑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陳仍館之前館喟守
者曰無令孝子死迨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孝子者千人
汪遂令舁其父棺至孝子聞之大慟遂以頭觸地守者持
之不得死明日邑諸生翼而見汪孝子望見父棺卽以頭
觸塔石血噴如兩地爲之赤諸生相持大號陳汪二令亦
不忍視爲之泣數行下諸生請從孝子志汪乃舁其父棺
去遺文而弔之孝子少髮卽求至灘視父棺爲一再慟望

知之則
苦若欲
矣

天人之交
如此則
不可不知
法者謂何

天意如此
孝子則不
風雷矣

第扶棺登舟久之乃返汪所在曰去矣讀所遺文曰汪君
知我哉陳令又欲白于上免檢其父以全孝子孝子曰此
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雲霧昏
慘烈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始開霽焉遠近奔哭者載
道嗟乎殺人者死律也人命是虛行財是實亦律也彼買
和茸脏具在可以坐俊殺良之罪可以挽世名抵命之條
何必檢厥父屍以傷孝子心哉豈當事諸賢急於全孝子
反亂其方寸而慮不及此哉抑天意不惜孝子一死以遂
其志以教民孝也夫桓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人有殺
夏惇師者惇殺之以報讐而卒免於罪報師讐且爾况報

父讐乎故徐元慶之復父讐而自囚請官也識者以陳子昂之議爲非而以柳宗元之駁爲是良有以也且孝子身抱父痛日接父讐舍恐六年而圭角不露是荆軻之不能忍於易水留侯之不能忍於博浪孝子能忍之其智足多也至手刃父讐視死如歸雖鼎政死韓程嬰死趙何以加此可不謂勇乎而又不欲以一死易三尺法第令當官守法雖憂國未公之祭遵亦不過如此蓋孝而能忠矣使其不然而登之清朝必能運籌必能折檻必能死綬必能食一必能爲鐵方伯爲景山丞爲于肅愨豈獨一郡一邑之所表見已哉予不惜孝子之死而獨惜諸賢不得盡其生

孝子之心是爲之傳。

四月十八日。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輔臣張居正等入。至後殿講。訓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張居正奏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奏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卽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決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議。應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儘有贏餘。可以協濟。民惟邦本。願特加聖心。

上 俞允

聖諭云。朕近來每視朝。見百官穿雜色衣服。繫雜色帶。都不按品級。又行禮之際。咳嗽吐痰。大非臣禮。着鴻臚寺傳示百官。今後再有這等的。着該科并鴻臚寺指名參奏。

上躬行大閱。首輔張居正撰頌詞一首。詩歌一章。并繪圖進獻。

百輔張居正請乞優禮者。頌以光。聖治疏曰。臣等伏觀先年恩詔一款。大臣二品以上。致仕在家。年及八十者。有司存問。九十以上者。遣官存問。此舊例也。至于輔弼大臣。尚德俱尊。勞績茂著者。又與他官不同。如嘉靖年間。致

仕大學士謝遷、王鏊皆七十以上，毛紀、賈誼皆八十，俱蒙
特恩遣官存問。是先朝優崇輔弼，尊禮耆舊，亦有不拘常
例者。臣等看得原任少師大學士徐階當世宗時承嚴
氏亂政之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爲清，懲貪選以安民生，定
經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獎引才賢，一時朝政修明，官常
振肅。海宇稱爲治平，皆其力也。是時先帝潛居藩邸，
世廟一日忽有疑于先帝，命檢成祖之于仁宗故
事，階爲之從容譬解其疑，乃釋。此一事惟臣居正一人知
之，諸臣皆不得聞也。及先帝嗣登大寶，階時爲翼戴首

皇上正位東宮，又嘗預冊立大議，先後勞績，皆不可泯。今致仕家居，年已八十，其年壽與毛紀等相同，而位均勳庸，抑又過之。所有存問一節，似應特從優厚，以彰盛典。如蒙

皇上俯念階爲先朝元輔，當代舊人，特勅該部查照嘉靖年間事例，差行人一員賞勅前去存問，仍量加賞賚，用示優崇，一以昭

皇上尊禮耆宿，褒叙忠賢之美。一以見巖居之下，有天壽平格之臣，皆太平之盛事也。

玄兔圖 宜皇帝御筆也。圖以淡墨微闡其俯，似碧空

滿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居中。間毳毛纒澤。意態安閒。真是神物。蓋宣皇帝文武全才。游戲丹青。並臻妙境。遠在唐太宗之上。萬曆九年。

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學、張元忭、劉元震、鄧以讚。入見。取圖示之。令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于軸。並得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三十五人進。御

上覽之。甚喜。常熟趙固圖其副。勅之石。其熙朝之盛事也。出小

中事。袁某狂誕。爲江陵所喜。監兌浙中。盛儀從呼叱。同

知以下無所顧忌。一州守稍與抗。至欲與杖。太守解之而止。視二司茂如也。人皆惡之。省下。出與巡撫吳善。善相值。不引避。巡撫箠其隸人。起奪之。不可得。大罵。被髮而走。隨輿衝至柵門。拉之仆地。吾郡董宗伯在杭城。爲之調解。未幾告歸。墮水死。出小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四